

少年經濟學講話

崔尚辛著

三聯書店贈



677

320.1
2200
211

少年經濟學講話

著 崔 尙 辛





目次

第一講

- 一 爲什麼我們要研究經濟學……………三
- 二 我們現社會物質生活的細胞……………八
- 三 調節商品的市場……………二二
- 四 商品的兩面……………二五
- 五 商品的影子……………二七
- 六 商品的價值由那個來規定的……………三〇
- 七 怎樣計算勞動量……………三二
- 八 爲誰辛苦爲誰忙……………三七

第二講

一 交換的故事.....	三三
二 貨幣的長成.....	三七
三 貨幣的世界.....	四三
四 鑄貨與紙幣.....	四七
五 法幣不是一個法寶.....	五〇
六 通貨膨脹.....	五三
七 世界貨幣.....	五五
八 國際匯兌.....	五六
第三講	
一 我們現社會的血——資本.....	六一
二 怎樣從事資本的生產.....	六六

三	兩個生產部門.....	七五
四	工資的大小和形式.....	七九
五	利潤的分配.....	八四
六	資本的流轉.....	八八
七	銀行的事業.....	九一
八	公司的資本和股票的價格.....	九五
九	怎樣叫做資本主義的農業.....	九九
十	競爭與壟斷.....	一〇三
十一	恐慌與失業.....	一〇八
第四講		
一	帝國主義與殖民地.....	一一五
二	所謂第三期的病徵.....	一二八

三	這是另一個社會·····	一三三
四	什麼叫做計劃經濟·····	一三六
五	中國經濟的現狀·····	一三九
六	中國的出路·····	一四四



MG
FD-29
9

第
一
講



一 爲什麼我們要研究經濟學

親愛的少年朋友！在你們的課程表裏，大概總不會看到有「經濟」這兩個字罷。只有在大學裏讀書的你們的叔叔或哥哥，才在書架子上放着幾本經濟學的書。他們也許曾經告訴過你們，教經濟學的先生，都是外國留學過的博士呢。現在筆者既不是博士，而你們又不是大學生，那末我們在這裏講經濟學，不是有點「好高騖遠」「任性妄爲」嗎？

其實，天下事本來是「少見多怪」的，一點也用不着膽小。經濟學正好比一所古老的冷落的房子，因爲少有人進去，就越覺得有些陰陽怪氣；也因爲有許多人進去摸錯了路，就以爲是一所「迷宮」了。

那末，究竟什麼叫做「經濟」呢？這正和我們猜謎兒時的情景一般，所謂「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你猜不着牠，真覺得非常玄妙，一猜着了，牠原來就在眼前。我們且不要咬

文囑字，說什麼「經世濟民」，就從你們自己的本身說起吧。

少年們！當學校快要開學，你們向年老的父親拿學費的時候，你們的父親也許會皺眉蹙額地向你們訴說：「今年家裏『經濟』困難得很，這幾塊錢是費了許多嘴唇舌向人家借來的，你得看重一點呢！」或者會很鄭重地說：「這兩年家裏『經濟』雖然還算寬裕，可是你在外面仍舊要用得省些啊！」那末「經濟」兩個字，不是和你們有一切膚之痛」嗎？

你們不是還時常聽見某人因「經濟破產」而投河自殺的新聞嗎？又如某人的戀愛失敗，因經濟條件不合，還有什麼「經濟責任」、「經濟委員會」……那末經濟兩字，不是成了我們日用的口頭禪嗎？

你們還記得許多失學了的親愛的同伴們嗎？他們有許多是多麼活潑和聰明，可是他們都不能跟你們一塊兒到學校裏來讀書，心裏是多麼難過。你們現在還會想起許多「莫名其妙」的事情吧。裁縫的兒子王德生，他一年到頭，沒有穿過一件整齊的衣服；鞋

匠的兒子黃金才，他從沒有穿過一雙像樣的鞋，這不是奇怪的問題嗎？

還有，你們聽到過美國的煤油大王嗎？他是割去了胃袋的骨瘦如柴的病漢，他一點也不要用力去工作，然而他卻是天下第一的富翁！而爲什麼有許多力大如牛的苦工，他們一天到晚的勞動，卻連自己的肚皮都不能裝飽呢？這又不是很有趣的問題嗎？

也許你們以爲這些問題是麻煩的，沒有意思的，那末請你們靜一靜心，再聽我慢慢道來。

「我們站着的地球是圓的還是方的？」許多人對於這個問題都感得興趣，拚命去研究。但這對於我們究竟沒有什麼直接關係。難道和我們生活有直接關係的「米爲什麼今天這樣貴，昨天這樣賤？」白菜的價錢，爲什麼今年比去年貴？」等等的問題，對於我們倒沒有意義，沒有興趣了嗎？

我們知道地球是圓的，無論從東方或西方以同一方向出發，可以環行一週，回到原地。這對於我們人類的交通上，以及對於我們生活的相互關係上的確能發生巨大的影

響；然而我們若是知道了我們人類物質生活變化的法則，於我們的影響不是更大嗎？

我們讀過幾本中國的歷史，知道在中國的古代歷史上，每逢着日蝕、月蝕或彗星出現，總以為是天神震怒的表示，國家必有災害降臨。那時帝王必須罷黜甚至殺戮幾個大臣，以息神怒。你們看，在現在還會發生這樣可笑的傻事嗎？我們還記得是去年（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二日吧，一般天文學者說那天是火星接近地球的日子，各種新聞報紙上都描寫着什麼火星裏也有運河咧，也有人類社會咧，各處天文臺上的天文學者，都睜着眼睛，在望遠鏡裏望着天空，這是多麼高興的一回事啊！還有，今年的六月十九日在日本北海道的北端，發生「日全蝕」，世界各國的天文學者在事前都準備去瞻望，非常忙碌。這和我們的生活有什麼關係呢？但別的且不說，這件事若發生在兩百年前，那時我們中國的幾個大官，就要因此被打破飯碗甚至砍下腦袋哩！

的確，我們研究經濟學也正和天文學一樣，我們中國歷史上，不更寫滿了笑話奇談嗎？凡是一個帝王的誕生，總是說什麼黃龍或青龍轉世，有什麼瑞雲和紫星的顯現，所以

害得現在一般痛苦流離的老百姓們，還時時仰望着粒粒的曉星，期待着真主下世的徵象。我們若是研究經濟學，就會了解這些朝代的變更和治亂，都是我們過去人類生活形式變化的一定的規律；以及知道將來我們人類必然會轉到怎樣去生活的樣式，所以我們將認清我們應做的事業，而不會去期待着真主的下世，也不會去仰望着一二領袖的創造。這不是比天文學更重要更有趣的學問嗎？

以後我就打算來和諸位談談經濟學。

一一 我們現社會物質生活的細胞

親愛的少年朋友們，當我們要去研究人體組織，或簡單的有機體的構造的時候，我們必須從分析入手，先來認識牠所組成的細胞。同樣，我們要了解現社會中物質生活的組織，也應該去找牠所組成的細胞。

我們吃飯、穿衣、住屋子、坐車，這些就叫做物質生活。然而我們試定一定神，再睜開眼睛來看一看：我們做飯的米，做衣的布，以及我們周圍的杯、碗、桌、椅、鏡子、剪刀等，無數無數的物品，那一樣是我們自己做的呢？那一樣不是我們從市上買來的？市場上每日有整千整萬人在買他們所需要的物品，也有整千整萬人在出賣他們的物品，市場上不是備齊了我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物品嗎？這物品不是我們都叫牠做商品嗎？

我們現社會的物質生活的結構，就是由無數萬兆個商品單位組合而成的，所謂商

品，就是我們現社會物質生活的細胞。

少年朋友們！你們覺得話是說得太順口太籠統了吧，那末還得仔細地解釋一下。

你們也曾聽到過你們祖父母唉聲嘆氣地說：「現在世界真變了，從前讀了書可以考狀元，現在卻頂多是到外國去，女人家也不縫衣織布，卻去學跳舞……」這就是說我們的生活樣式是跟着時代的不同而變化的，所以我們決不能把一切日常所用的物品，無論在什麼時代，都叫做商品。譬如一個農婦，把自己種出來的棉花，拿來自己織布，自己把布替丈夫做一件新衣，難道這新衣，也叫做商品嗎？農夫自己種出來的米給自己家裏人吃，這也是商品嗎？還有，我們日常需用的空氣、日光、河水……也叫做商品嗎？決不是的，稱為商品，也要具有商品的一定的條件。

商品必要是自己生產的東西，不是為自己用，而是為拿到市場上去公賣給人家的東西。只有這樣，纔配叫商品，只有用這樣形式生產物品的社會裏，才叫做商品生產的社會。

我們還應該知道：過去人的生活樣式，不像現在那樣的。因為交通不便，人們都永遠困守在一個地方，有的務農，有的學着各種手藝，如木匠、泥水匠、裁縫、鐵匠之類，每一戶農家，他們自己所需要的物品，大都是自己會生產的。一年中很少僱幾工司務來幫忙，所謂「男耕女織，自給自足。」所以一地的人，和別地的人也很少來往。我們還可看見鬚眉雪白的老人，他們有許多一生沒有到城中去過的。可是現在不同了。農民們一切日用品，都要從市場買進來。他們自己所生產的一切物品像穀、棉、麻、布等，也都要出賣到市場去。連自己要吃的米麥，爲了種種的需要也不能不先賣出去，等到有錢時再買進來。在他們的生產品中很少自己消費的東西。所以我們稱以前的社會做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社會，而現在的社會是商品生產支配着的工商社會，我們還要明白一種物品成了商品之後，究竟變了什麼性質呢？

我們先說一件衣服吧，做衣服的布，是由織工織成的；織布的棉花，是要由農夫種出來的；種棉花的鋤頭，是要由鐵匠打成的；鐵是要礦工們從山上去採來的；礦工們穿的衣

服要由縫工來製的；縫工的針要……照此推下去，可以推至無窮。這樣，一件物品的生產，是由整個社會的勞動所造成的，社會的勞動，好比一條非常長的鏈子，裁縫做衣服，只像是鏈子中的一環，所以假如我們去買了一件衣服，衣服的價錢，不單是只表現縫衣服工人的勞動，也表現了和做衣服有關係的全社會的勞動，這就是所謂「生產的社會性。」

還有，我們所謂商品，一方面雖然由全社會的勞動互相關連着的，但另一方面，卻每一種商品，都有牠自己的主人。鞋是鞋店主人所有的，衣服是衣服店主人所有的，你們去買了來，你們就又做了這些東西的主人了。並且鞋店的主人他要製多少鞋，或者他不高興去做鞋而要改做帽，這都由他自己的主意，別人不能去干涉的，這就是商品的第二個特性，叫做「私人的佔有性。」



三 調節商品的市場

親愛的少年朋友們！我們一提到運氣兩個字，是多麼眩人心目呵！

「啊！你好運氣呵！」你聽到了這句話，就使在愁眉苦臉之中，也會開眉微笑吧。「呀！你運氣真不好呀！」你就使在心曠神怡的時候，也會突然地感到肌肉緊張，心頭悶悶的吧！我們沒有聽到一個小瘡三後來成爲闊老的故事嗎？我們沒有看見做金子生意的闊老，就因爲蝕了本而投河自殺的新聞嗎？這就是受着運氣之神的播弄。怪不得人們天天在向牠祈禱哩！但是少年朋友們！我們是不相信鬼神的，在這個科學透視一切的時代，爲什麼我們還要跪在這個偶像的前面呢？我們必須要分解這個偶像的構成。

通常我們所謂運氣的好壞，就是指我們所不能預知的，沒有意想得到的所遭遇的禍福，那末我們就先來開掘這個不可預知的根源吧。

在現社會裏，每一個人都隨自己的意志而活動着，每個人都想把自己的生活弄得比別人好。鞋店主人，只想把自己的鞋，以好價錢出賣，衣服店主人，也只想有人肯出高價買他的衣服，買鞋和買衣服的人，也只想買最便宜和比別人要便宜的價錢。各人都有自己的所謂「如意算盤」。可是鞋店的主人，只知道製造多少雙鞋，不知道這些鞋究竟賣給誰，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要來買他的鞋。無論是衣服店、藥店、布廠、米廠……都是這樣生產。所以他們的生產是盲目的，不能預知的，完全由市場去支配。同時，甲鞋店和乙鞋店也沒有共同計劃，於是就互相欺騙，互相傾軋，因為要自己勝過別人，只有打倒別人，自己才更有利。這樣的盲目生產，就是運氣的根源。

但是市場也竟和鬼神作祟一般的胡亂支配着嗎？我們的世界真隨着運氣之神的跳舞，而攪得成爲一團糟嗎？

不，決不是這樣的，運氣對於我們個人，雖覺得不可捉摸，但若就整個的社會來看，也有一定的規律，所謂市場支配，也有牠自然的法則。

譬如市場上缺少鞋，要買鞋的人又非常多，鞋店主不是交了大運嗎？鞋匠因此就竭力加工，增加鞋的生產，不但甲鞋店增加鞋，就是乙鞋店也增加鞋，甚至本來不做鞋匠的也做起鞋來了。結果，鞋做的太多了，買的人減少了，於是鞋店就倒霉了。因此之故，各個鞋店主人便只有減少鞋的生產，有的甚至又改業了。我們現社會的各種生產事業，都是這樣盲目地在瞎鬧的，所以我們有時晦氣，有時運氣。

歸根結底，原來這個作威作福的運氣之神，還是我們自己做就的把戲。

四 商品的兩面

少年朋友們！當你們翻開世界地圖時，你們知道地球只有一個，爲什麼在圖上有滾圓的兩個呢？原來每一樣物件，都有正反兩面，而我們所能看到的卻只有一面。所以我們要明瞭整個地球的形狀，就不得不畫着正面的和反面的兩個。商品也同樣有着正反兩面。不過我們在這裏所說商品的正反兩面，卻並不是指商品形體上的兩面，而是就牠的本質上說的。每一個商品的成立，必有兩方面，即賣者和買者（沒有這兩方面根本不成爲商品）從這兩方面的人看來，同是一樣商品，卻抱着兩個不同的看法（觀點）。

前面已經講過，在現社會裏自己所生產的東西，一定不是爲自己所用，而是要賣給人家的；自己要用的東西，得另外向人家去買。像這樣，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就發生了交換。這交換的東西，就是商品，要是沒有交換，根本就沒有商品了。

一個裁縫做好一件衣服，爲要米吃，他就賣出衣服去買米，一個農夫收穫了米，爲要衣服穿，他就賣出米去買衣服。裁縫不要衣服，因爲單有衣服不能吃飽肚子；農人不要米，因爲單有米不能着暖身體。所以裁縫看來米是有用的，農人看來，衣服也是有用的。這就叫商品的「使用價值」。

但是裁縫不肯把自己不要用的衣服白白丟了，他要把這件衣服去換一石米；農人也不肯因爲自己不要用米，就把米丟了，因爲他也要把這石米去換一件衣服。所以商品還有第二種的價值叫「交換價值」。就是一件衣服是一石米的交換價值，反之，一石米是一件衣服的交換價值。

這樣看來，每一種商品，在賣出的人看來，只有交換價值，而沒有使用價值。在買進的人看來卻只有使用價值，而沒有交換價值。所以在市場上，沒有一樣是無用的東西；市場上也沒有一樣是不要別的東西（錢或物）來交換的東西，因爲無論那一個，都不願把自己的東西，拿到市場上去白送掉的。這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就是一個商品的正反兩面。

五 商品的影子

少年朋友們；我們不是已經講過每一個商品都有兩種價值——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嗎？這交換價值，牠正像商品的一個影子，不過這影子普通的影子不同。我們知道筆的影子是狹狹的一條，硯的影子是方方的一塊，但是我們在這裏稱爲商品的影子，都是同一個形狀，只有大小的分別。我們不是看得厭了嗎？在慘綠的電燈罩下，在腥紅的霓虹燈旁，在貼着大廉價的玻璃框內，藝術化地陳列着五光十色的商品，每一個商品，都有他自己的號碼：幾角的，一元的，五元的。一切商品都有價錢，真如形和影的不相離；有些商品甚至連原有的名字都不叫，簡直就稱爲一元貨，五元貨，好像這已經是商品的另一個名字了。

那末少年朋友們，你們在這裏也許要發生疑問吧，以爲這個影子和商品沒有什麼

關係的。爲什麼我們去買一雙皮鞋，去年要化五元錢，現在卻要五元半，或者下個月說不定只四元半就夠了呢？皮鞋仍舊是這樣的一雙皮鞋，這個影子不是太捉摸不定了嗎？這和皮鞋似乎沒有什麼關係的。

我們在這裏是有仔細想一下的必要。

譬如一個漁翁捉到了二條肥魚，當他拿到市場上去賣的時候，他當然想賣得一個很好的價錢，一個廚子要到市場上去買二條魚的時候，他卻打算着要以特別便宜的價錢買得魚。可是他們交換的結果，既沒有依着漁夫的價錢，也並不依照廚子的打算，而是依了市上一般的「市價」成交的，農夫只想把自己的米，賣得像珍珠一般的貴，我們買米吃的人最好要使米和草灰一般的便宜，可是我們都不能依着自己的如意算盤，只能依着米的市價。

我們再拿皮鞋來做例子的確，一雙皮鞋有時賣五元半，有時四元半，甚至有時四元或四元以下。但是除了極少數的意外的機會——遇着戰爭或災害外，我們始終沒有聽

到過；賣着五元錢的一雙皮鞋，一時的漲到五十元或五百元或低到五角或五分的。

這樣說來，市價的漲落，雖像時鐘上的擺，牠向左右擺動着，但也決不是無規則的，牠並不過分地背離開一條最左和最右之間的中心線，市價有頂盤和低盤，可是也有一般平均的，適中的市盤。

這種商品市價的漲落，在經濟學上我們稱爲「價格」；爲價格變動上有所依據的適中的價錢，我們稱爲交換價值。

六 商品的價值由那個來規定的

每一個商品不管市價的漲落，牠自身總有一定的價值，也可說都會顯出只有大小分別而無性質差異的共同影子，這是千真萬確的呵！

那末我們就先要問：究竟這個價值是由那個去規定的呢？

譬如一個斫柴的樵夫，賣去了他的一担柴，得到一元錢，他把這元錢去買了一斗米，米店的老闆把這錢去買一頂帽子，帽子店的老闆娘把這元錢去買一條圍巾，這樣可以發生無數無數的轉折。我們現在就要問：一担柴、一斗米、一頂帽子、一條圍巾牠們的形狀不同，性質不同，數量不同，爲什麼他們都願意以同樣的價錢去交換呢？牠們中間，究竟包含着什麼共同的東西呢？因爲如果牠們中間沒有共同的東西，怎麼能夠產生同樣的價錢呢？

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許多研究經濟學的人們，就發生各種不同的意見：

有的人們以為各種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各種商品時所化費的各種成本（或稱爲生產費用）而定的；即生產商品的人，需要衣、食、住和各種原料的購備等費用。這句話，我們驟然聽來，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細一想，覺得我們的問題，還沒有明白徹底的回答，因爲生產商品所需要化費的東西如衣服、飯菜、房子、做帽子的布、綢、做圍巾的毛絨、斫柴的斧子，這些東西，那一樣不是商品，倘若我們說由這些東西來規定商品的價值，那不是等於說由價值來規定價值嗎？所以這樣的說明只是把問題多變幾個圈子，一點也沒有找到回答。

有的以為商品的價值，是依着市場上要賣出的商品有多少，和要買的人有多少而規定的，換句話說，就是看着市場上的供給和需要這兩方面的情形來定的，對於這說法，我們不能同意，因爲我們已經講過，價值和價格是有分別的，這樣的說法，只能說明商品的價格有漲有落的原因，價值的怎樣規定還是找不到答案。

有一派人說：每一個商品都有用處，都有人需要牠。商品的價值，是隨着牠的用處的大小和需要的程度而定的，譬如一個大沙漠裏的旅行者，當他在口渴得要命的時候，在路上拾得兩個甕，一個甕裝滿了金子，另一個甕裏卻裝滿了水，他情願丟了金子去拿水喝。又譬如一個餓漢，當他喫第一碗飯的時候，味道是好的，喫到第五碗，就不如第一碗；所以第一碗飯的價值和第五碗飯的價值是不同的。這些話實在是似是而非的。不錯，每一個商品都有用處和需要，不然，根本不會成爲商品。可是商品的價值，卻不是由牠的用處或需要來規定的，我們倘照用處或需要來說，那末米的價值，應該比金鋼鑽貴，拉車的不想吃葡萄酒，坐汽車的不需要買草鞋。但不論你坐汽車或拉車，你如果去買一雙草鞋也好，去買一杯葡萄酒也好，終要照市上一般的價錢。把商品從人與人之間的交換關係分離，就和我們日常的實際生活根本配合不來了。

有許多人說：一匹布和五斗米，或是一塊鐵和一包棉花，還有其他許許多的物品，牠們可以互相交換，因爲牠們的內部，有一種共同的東西是相等的，所以會發生相等的

價值，這個共同的東西，不是別的，就是各個商品中所含的勞動量，因為無論那一個商品，沒有勞動，根本產生不出來的。我們看：在市場上一切為人類所需要的商品，那一個不是經過人類的勞動而產生的。所以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量愈多，這個商品的價值愈大；所化費的勞動量愈少，價值也愈小。

一切商品都要由勞動來生產的話，我們不能不承認是不滅的真理，但我們若只籠統地說勞動量規定商品的價值，那末為什麼農夫們種了一年所生產的一斗米，還不能去換裁縫一天所完成的一件衣服呢？軋米廠一天要軋出幾十石的米，我們用木礮，一天只能礮出一二石的米，為什麼每石米都賣着差不多一樣的價錢呢？這不是更使我們莫名其妙了嗎？

要解決這個難題，我們必須進一步來研究這個生產商品的勞動，是怎樣的勞動？規定商品價值的勞動量又是怎樣計算的。

七 怎樣計算勞動量

各色各樣的商品，都要由勞動來造成，正好比我們日常所用的電扇、電燈、電爐、電梯等等，牠們的形體雖各各不同，卻都是由電力來發動的。當我們要測驗牠們所費的電力有多少時，就有電表會告訴我們。可是我們要測量各個商品所化費的勞動量有多少時，卻沒有這樣的量表。

也正好比我們身體的構造，是由無數兆的細胞結合而成的：有的細胞做皮膜，有的做肌肉，有的是神經；我們要檢查牠們的時候，只有從分析單個細胞開始；這是最根本的辦法。我們要分析生產商品的勞動量，那末也應該把各色各樣的勞動，還原作為最簡單的共同單位來研究。

製鞋的皮匠，縫衣的成衣匠，種田的農夫，打鐵的鐵匠等等，他們用着各種不同的工

具，做着各個不同的勞動樣式，製造出各種不同用處的商品，可是在他們中間是同具一個共同之點的；因為有了這個共同之點，他們才可以互相用不同數量做比例，如一雙鞋可以換一把剪子。那末我們必須把各種形式不同的勞動，化作爲整個的一般的社會勞動來看才對；因爲我們說過商品的生產是社會性的，勞動也是整個社會的勞動，譬如：鞋子要用皮、蔴線、鑽子，釘鞋要用釘頭，可是皮必須先經過畜牧的農夫勞動，蔴線先要經過種蔴和剝蔴者的勞動，鑽子和釘頭又要經過礦工和鐵匠的無數次的勞動。一個鞋匠的衣食住又要經過別人的許多勞動。所以一雙鞋子的生產，除了鞋匠的勞動以外，還有許多別人的勞動。我們說一雙鞋子包含十二小時的勞動，這決不是鞋匠一人的個別勞動，而是許許多多的勞動湊合起來的社會勞動時間。

在這裏我們要注意，所謂價值既然隨勞動時間的多少而高低，那末勞動者越是笨或懶，工具越是粗劣，技術越是蹩腳，化費的時間越多。這個商品的價值就越大了嗎？當然不是這樣說的。

商品的價值不是依着最優等的勞動程度，也不是依着最劣等的程度，而是依着社會的平均勞動程度而計算的。但是我們也不是說一定依着中等程度，因為勞動技術的發達，向來認為優等的勞動程度，現在已成爲一般的普通程度了，那時價值的決定，就要照接近優等程度而計算了。所以商品的價值也不是永遠地不變的。

還有我們應該注意：有一種勞動，是必須經過多少時光訓練的；有一種勞動是簡單的，不要學習的。譬如鐘表匠一天的勞動，決不能和清道夫一天的勞動相比，因為要知道鐘的機器的構造和修理的方法，必須經過長時期的訓練，所以他一小時的勞動，不只是簡單的代表一小時，還包含着學習期內所化費的平均若干勞動量。因此，我們要決定勞動的價值就必須把各種複雜的勞動，共同還原爲單純的勞動。

最後，我們必須記着，並不是我們自覺地把上述的社會勞動先去規定下了，然後把商品依着這樣的規定而規定價值，事實是恰恰相反，商品價值的規定是由商品本身經過市場的交換，經過商品生產社會的自發作用，自然而然地自己去完成的。

八 爲誰辛苦爲誰忙

親愛的少年朋友們！你們如果生長在鄉間，那末在你們讀書的城市中，總會見過幾支高塔般的大煙囪吧，尤其在上海、廣州、天津等處的一隅，這樣的大煙囪真和森林中大樹一般的多呢。在每支大煙囪底下，塞滿了無數無數的勞動者，他們整日整夜地在忙着做各種工作。

什麼紗廠、絲廠、玻璃廠、火柴廠等等不是都像噴火的獅子般，張着血口在大城市中狂吼嗎？

開各種廠的老闆們——或獨自出資，或兩人以上合夥而來開的股份公司——只化費了千千萬萬的資本，自己一點也不要動一動，每年總有整千整萬的「紅利」好賺。若照我們上面所說，每個商品的價值，都離不開依着化費在牠上面的勞動時間而出賣

的，那末，對於商品沒有加上一點勞動的老闆們，他們的「紅利」卻從那裏飛來的呢？

——我們再來看紗廠裏的工人。他們紡紗的機器不是自己的，棉花也不是自己的，除了一雙手以外，其餘都是爲老闆所有的。那末你們也許以爲老闆的錢是靠著機器買來的吧？但是機器也是鋼鐵廠裏製造出來的商品，也依著勞動的價值出賣，鋼鐵廠的老闆也和紗廠老闆一樣，而且機器自己不會增加價值，棉花也不會從一百斤自己變到二百斤，所以這樣解答問題，也只是把問題多繞了一個圈子。

我們必須知道，老闆僱進了許許多多的工人來勞動的，確也和買進機器一樣。所以勞動力也是商品。可是勞動力究竟是一種特別的商品，別的商品都要依著牠自己所應得的價值出賣，只有勞動力這樣商品，是不需要依著牠應得的價值來買的，老闆僱進了工人，只付給工人們能夠維持他們必需的生活費用就夠了！

譬如老闆用五角錢買進了一個工人的一天勞動力之後，他有權去命令工人整天爲他勞動，可是實際上工人這五角錢的價值，不需要做整天的勞動，他只要（比方說）

五小時就夠了。

再，譬如說五小時的勞動是值五角錢，但老闆要他做整天的或十小時的勞動，那末其餘的五小時五角錢的價值，不是白白地被老闆撈去了嗎？這被撈去的五小時勞動價值就叫做「剩餘價值」。

勞動本身是根本分不出那幾小時的勞動力價值是工人應得的，那幾小時的是被人家白白地取去的，我們現社會裏一無所有的勞動者，他們除了替人家做工作以外，更沒有其他生存的權利，所以我們在表面去看：「你替我勞動一天，我就給你一天的工資」是何等循規蹈矩的公平交易，那裏知道在實質上這樣的「公平交易」竟是我們人類歷史上的一齣滑稽劇哩！

第二講

一 交換的故事

親愛的少年朋友們！你們在中國歷史上，看到過外國人到中國來朝貢的故事嗎？什麼匈奴人、韃靼人，他們獻給中國的皇帝多少馬匹，同時中國的皇帝也賞賜給他們許多綢緞綾羅。我們不要只看到他們三跪九叩首的禮貌，其實是「國際通商」的另一個形式呢。因為匈奴人和韃靼人知道自己雖養着許多一時用不了的馬匹，但中國的皇帝正需要着他們剩餘的牲口。同時中國的皇帝也搜羅了國內各地特產的綢緞綾羅，恰好來獻馬匹的匈奴人、韃靼人正缺少這些東西，就成就了這一樁「人情」。但這決不單是禮尚往來的「人情」，而是含有悠久歷史性的所謂「物物交換」的經濟制度。

你們還知道在中國西南，有許多落後的民族吧。我們所謂「開化」的漢人，到他們所居住的部落裏去做買賣，是不必帶金錢去的，最好帶些針、刀、糖之類他們所缺少的

日用品進去，他們就會換給你濃厚的毛皮，精美的寶石，甚至會送給你一粒小小的砂金。你們以為這樣的交換方法，在我們現在社會裏是希有的現象吧。可是這希有的方法，卻正是我們幾千年前的生活習慣哩！

我們現在想起這種交換的方法，真是太呆笨太麻煩了；因為譬如甲有一斗米，想去換一頂帽子，乙有一頂帽子但不想換米，而想去換一雙鞋子。他們倆不是就不能實行交換了嗎？一定要去找一個丙，而且那個丙是一定要有一雙鞋子，並且還想換一斗米的，還必須在同時同地，大家都互相明白別人所要的東西，方才可以達到交換的目的。若依上例說，丙有一雙鞋子但不要換米而要換一把刀，那時，交換不是還不能成功，得再去找其他的人嗎？

我們現在再來看一個非洲的旅行者，在他的遊記裏，描寫的一件有趣的故事吧。

他在非洲內地要租一隻獨木小舟，舟主要求他用象牙來做獨木舟的租錢，但是這個旅行者沒有帶着象牙。那裏可以取得象牙呢？他一打聽，知道酋長沙里蒲那裏有着象

牙，可是沙里蒲要別人用羅紗來換才肯把他的象牙給他。可惜這個旅行家又沒有羅紗。後來又聽到會長哈尼甫那裏肯出讓羅紗，但希望人們用洋針來交換。幸而這個旅行者帶有洋針；於是他把洋針給哈尼甫，換了羅紗給沙里蒲，再取了象牙交給舟主。他終於租得了那隻獨木舟。

少年朋友！這樣的交換方法，你們單只想想也要頭痛吧。

所以我們應該知道，這樣所謂「物物交換」制度，只能發生在我們人類社會的初期，部落和部落之間的偶然的遭遇，決不能成爲我們現社會的生活方式的。

現在，我們有了做商品媒介物的貨幣——金錢，交換是多麼活潑多麼便利啊！我們只要有錢，就無論什麼商品都可換得。因此我們不論自己有什麼東西，不管別人要不要這個東西，我們只要能換得貨幣就可以了。

貨幣真是我們現社會的奇蹟呵！

我們社會裏的每一個商品都要經過貨幣的媒介。貨幣正好像一切商品的鏡子，在

這面鏡子之前，各個商品，不論形體各別，都好像顯出了原形。譬如：一雙鞋子值一元，一件衣服值二元，一石米值十元……我們就服服帖帖地知道一件衣服只能換兩雙鞋子。這樣說來，貨幣不是一個更神祕的奇蹟嗎？

的確，我們見到世上的人們，都迷惑拜倒在這個奇蹟之前。但是少年朋友們！對於這個奇蹟，我們要用冷靜的頭腦，仔細的考察，不要被牠的魔力所昏迷了。

貨幣既不是神仙的法寶，也不是聖人與天才的發明，牠是在長遠長遠的人類生活經驗中長成的。

一一 貨幣的長成

當我們人類還是一羣一羣地分別聚居在深谷和叢林中，或移動在海邊與河畔，或停留在茫茫的原野上，就是我們還在一部落一部落地散居着的社會裏，過着部落內的共同生活，那時我們是沒有所謂個人私有的財產，也沒有部落與部落間經常的來往；只有這部落和那部落之間爲着生活上的必需，有時互相交換着他們自己用不了的剩餘東西。譬如一簍鹽和一張熊皮相交換；或是一筐鐵砂和一袋米的交換。

這樣的交換方式是最原始的。起初這種交換只偶然有得發生，所交換的物品，也並不依着他們生產這物品的價值；因爲這種偶然的機會，大都還依着各部落所需要的情形而定的。

可是到後來，這樣的交換逐漸增加了次數，不但增加了反覆交換的次數，而且擴大

了他們交換的範圍。譬如一張熊皮，可以換一簍鹽，也可以換一斗米、一堆鐵砂或一匹麻布。我們可以把最原始的交換，寫成下面第一個公式；等到交換次數頻繁，交換範圍擴大，就成爲第二個公式。

第一個公式：

$$\text{熊皮一張} = \text{鹽一簍}$$

第二個公式：

$$\begin{aligned} \text{熊皮一張} &= \text{鹽一簍} \\ &= \text{米五斗} \\ &= \text{麻布二匹} \\ &= \text{羊三頭} \\ &= \text{鐵砂十堆} \\ &= \dots\dots\dots \end{aligned}$$

我們在這裏要注意：這樣交換範圍的擴大，並不只簡單地添了交換公式上幾個物名。我們知道在最原始的交換中，一張熊皮的價值是由一簍鹽來表現，一簍鹽的價值是表現在一張熊皮上，好像鹽是照出了熊皮價值的鏡子，可稱爲價值鏡，熊皮也照出了鹽

的價值，也就是鹽的價值鏡。到了第二個公式，那熊皮已經不單是能夠表現一簍鹽的價值，同時也表現了五斗米、二匹麻布、三頭羊等的價值。

交換次數頻繁，交換範圍擴大的結果，所交換的物品的價值，逐漸不照兩方面的需要情形，自然而然地照各交換物品所生產的必要勞動而定了。因為我們如看到第二個交換形式，不但熊皮一張，可以表現鹽一簍、米五斗、布二匹、羊三頭的價值，同時米五斗也可表現鹽一簍、麻布三匹、羊三頭、熊皮一張等的價值，那末交換物品數量上的比例，不是偶然的決定，而是有了各個物品交互的對比了。

跟着社會生產的發達，交換成爲日常生活中的頻繁事情。各個物品的所有者，爲要明瞭自己所有物品一定的價值，爲要明瞭究竟把自己所有的米，去和麻布交換有利，還是去和鹽交換有利。譬如三頭羊可以換五斗米、二匹布，但五斗米若不能換二匹布只能換一匹布時，那五斗米的所有者，就知道和布交換不及和羊交換有利，這時羊就做了米和布的共同價值鏡。所以交換發生了價值，也漸漸地調整了各個物品的價值，歸根到

生產各物品的平均的必要勞動，也因了這原故，所以生產物交換的發展，必然地使每個商品的所有者，都要找一個共同的價值鏡。

事實上，在一定的時候，一定的地點內，交換次數的頻繁與交換種類的衆多，其中必定會發生兩三種爲一般交換次數最多的商品，做了一般商品的共同的價值鏡。

譬如米是一般交換得次數最多的商品吧，那末有米的人就可以換得其他一切商品。一切商品的所有者，就常需要米和他交換，因爲他得到了米，也就等於得了自己的賣出的商品的價值。所以交換成了下面的第三個公式：

鹽一簍
熊皮一張
麻布二匹
羊三頭
刀十柄
……
各||米五斗

第三個公式：

我們要知道這第三個公式，並不是只把第二個公式倒置了，就算實際上事情已經起了大大的變化了。

因為米做了社會上一切商品的價值鏡，各個生產者更容易看出和決定，究竟應把自己的商品和那種商品交換才有利。所以各個商品的交換標準，就更傾向接近到生產牠們的社會的平均勞動價值，一切商品都成為平等的地位。當我們拿着無論那種商品到市場上去的時候，任你來問，鹽十斤值多少，布二匹、刀一把值多少，我就立刻可以回答值米幾斗、米幾石，這樣，米做了一般商品的價值鏡，同時米也就做了一種特殊的商品。

依我們前面所說，米是表現一切商品價值的共同鏡，交換要以米為中心；可是做這面鏡子卻是很不容易，譬如米因了季節的關係，有時要成為稀少的東西，那時就不得不另找一個替代牠的東西了。有時獸皮也會做這面鏡子。但整塊的獸皮，為着分割的不便，不得不讓位給其他的商品，所以有時貝殼也來權當這面鏡子的。

黃金和白銀本來也是用做裝飾品的商品，從我們久遠的生活經驗中，我們自然而

式：然地把金銀作為最最適宜的交換媒介物；這最後的交換方法，就成下面這個第四個公

第四個公式：

米五斗	鹽一簍	麻布二匹	羊三頭	刀十柄
-----	-----	------	-----	-----

各 || 金二分或銀一兩

我們知道這個公式和第三個公式沒有什麼根本上的差別，不過把米換做最便於做交換媒介的金銀而已。黃金和白銀就逐漸由各個大小的地域內，成為統一的一般的價值鏡了。

三 貨幣的世界

金和銀已成了現社會中的貨幣，但貨幣並不一定就是金和銀，牠們不過是做了貨幣中的兩個最主要角色罷了。我們讀了上面的一節談話以後，就能明白金銀不過是貨幣的「末代子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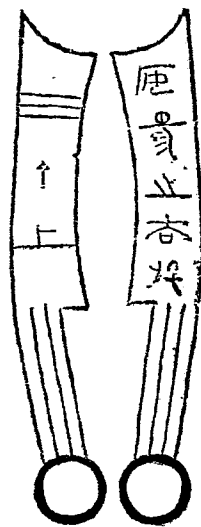
在我們中國的歷史上，曾經有過一個時候，用貝殼做一般人的通用貨幣。我們從古人刻在龜甲上，獸骨上的文字中，看出「天子」用貝殼賞賜大臣的許多記載。兩串貝殼可當得黃金百兩一般厚重的禮物。我們看「貨」「財」字的寫法，不是都連着「貝」字嗎？我們不是常喊着「好寶貝！好寶貝！」嗎？原來貝，在幾千年前我們祖宗的眼光裏，就是寶呀！

我們的祖先，也曾經把獸皮當做過貨幣，我們還可在二千多年前的漢代歷史書上，

看到把鹿皮當作最貴重的貨幣，好比現在的金圓銀圓。的確，刀是大家需要的用品，因此金屬的鐵刀，也就輪着做過貨幣。現在的銅幣是圓的，可是牠最初的形式是和一把刀一樣的。

古代希臘人曾經把家畜中的牡牛當貨幣，在他們著名的古詩人的一首詩上，曾寫着某將軍的一件盔甲值九頭牡牛的故事，拉丁文裏貨幣這個名詞，就是家畜的意義。我們中國人把貨物的「物」字，也帶着一個「牛」字，因此我們想，恐怕牛也曾做過我國古代的貨幣呢。

在十七世紀的美國佛齊尼亞州，曾經把烟草作為貨幣。一七三二年美國的梅里涼特州，曾宣告過玉蜀黍為法定貨幣，南洋和蒙古的許多地方，在現在還有把茶磚（茶葉加壓力製成）當貨幣的。



布幣的形制，
右為正面，上刻
「安陽之寶」。

我們現在仍要把話說轉來。雖然我們人類歷史上曾發現過各種奇怪的貨幣，可是在目前，世界各國一般地都把金和銀當作最基本的貨幣。用黃金作基本貨幣的國家，叫「金本位國」；用白銀作基本貨幣的國家叫「銀本位國」；金銀並用的叫「複本位制」的國。像法國的法郎，英國的金鎊，美國的金圓，日本的日金……都是金本位國。我們中國、墨西哥和印度可算是老牌的銀本位國。

一個國家裏面，除了本位貨幣之外，還有叫做輔幣的貨幣；如中國除銀圓之外，還有角子，銅元，最近還有新出的二角、一角、五分等銀鑄的輔幣。

我們現在的問題，不是在金銀之外，還有什麼金屬可以把它來做貨幣，而是急於要問爲什麼金銀做了我們世上最通行的貨幣？這一個貨幣的「末代子孫」成了一世的霸業，牠究竟有什麼本領呢？就是金銀到底賦有何種特性呢？

要作爲貨幣的東西，必須具有三個主要條件：一、這東西在本質上最好是單純的同一的，譬如獸皮與獸皮之間，牡牛與牡牛之間，大有質量上厚薄、強弱、大小之分，而金銀的

成分，除了人工的滲雜之外，常是同一的。二、要可以大小自由分割的。三、分割後還可以再合併的。金銀便是最適合這三個條件的東西。此外，金銀還具有耐久性，像金子那樣除了王水（鹽酸、硝酸的混合溶液）以外，其餘酸類都不能溶化牠，而且攜帶又非常便利。所以金銀成爲貨幣世界的霸王，也不是偶然的。

但是我們在這個霸王之前，是用不着低頭膜拜的，牠究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本領。雖然牠們的光彩最輝耀，有使人眼花撩亂的色調，也只是當初使牠們成爲商品的原因罷了。牠們也和其他商品一樣，具有固有的使用價值。牠們也是需要經過礦工們千辛萬苦的採掘，經過勞動的洗鍊和陶冶。我們試剝開牠們的金光燦爛的外衣，牠們就露出生產商品的社會的必要勞動來，原來牠們也一樣具有一副汗臭血腥的枯骨的。

四 鑄貨與紙幣

親愛的少年朋友們！你們看過水滸傳上梁山泊好漢們的故事嗎？當武松喝完了酒，從袋裏掏出一包銀子來，叫店小二秤去二分，你們有想到那時候做生意情形是何等的麻煩麼？店小二收取客人的賬，要提了一桿戥子去秤的！

原來自從金銀做了貨幣以後，也經過了許多年代，方才成爲我們現在使用着的銀圓的呢。

貨幣的流通，在我們日常生活上，是「川流不息」地流着的。我們在每次換手的時候，就要把來秤一下，當然是太麻煩了。爲了去除這項日常生活中的麻煩，國家就來做鼓鑄貨幣的事業，或以一兩銀子鑄爲一個銀圓，就以此作一切價格的標準，在銀圓上面，刻着「作銀一兩」的字樣，我們中國所用的銀圓，規定是重七錢三分的。這樣，我們在流通

上就便利得多了。

但是銀圓在許多人的手中、箱子裏、袋裏、進進出出地流通着，一天之中不知要經過多少次的摩擦，年代一久，銀圓外面的花紋，也就擦平了，那末，這樣的被擦去了多少的銀圓，牠的銀子的成分，不是就漸漸地減少了嗎？七錢三的銀子，就只剩七錢二分或七錢一分了。

但事情是一點不會發生變化的，即使只有七錢一分或甚至七錢銀子的銀圓，我們在市場上去使用的時候，仍是當作七錢三使用的。因為經國家鑄定的銀圓，我可以把這銀圓來買一斗米，米店的老闆也可以把這銀圓來買其他的貨，所以即使缺了一分二分的銀子，也並沒有關係。

貨幣被國家鑄定爲法定的鑄貨以後，就在市場上不息地流通着，雖然被磨損了貨幣原來的價值，仍可以依着刻在額面上的價值通用。這就使過去歷代的政府來做這筆好生意。他們都用少於原來刻定在貨幣面上的金屬量，或減低金屬的成色，混入一些次

等的金屬鑄成大批新的貨幣，投到市場裏去流通着。經過這樣「偷工減料」的改鑄以後，多餘下來的金或銀便是政府賺進的盈餘。

你們且去比較比較從前的「康熙通寶」和「光緒通寶」的大小，以及現在的廣東角子和湖北角子的銀色，再去看看我們的新銀幣和老鷹洋的大小，就可以明白這套把戲了。

依着我們上面所講的道理，再推想開去，那末即使是一張紙，上面也印着「銀圓一元」的字樣，也可作為銀圓一元的價值符號。換句話說，拿到這一張紙的人，可以流通出去，買到和銀圓一元同等價值的商品，那末五元、十元的鈔票，不是更輕便、更樂用了嗎？

但是我們在這裏必須注意：鈔票雖然可以和金銀一樣的買得貨物，但牠終究還是金銀貨幣的代表，好比金銀是太陽，紙幣是月亮，月亮沒有太陽，自己不會發出光來，紙幣如果沒有金銀叫牠充當代表，牠就和普通的廢紙一樣。

五 法幣是不是一個法寶

民國廿四年十一月四日，南京國民政府，突然發佈了一個新貨幣制度的命令。這個命令的最主要的內容，就是規定中央、中國和交通三銀行所發行的鈔票爲「法幣」，所有完糧、納稅以及一切公私款項的支付，概用法幣，不准再使用現銀。

我們從這個命令中，已經可以知道鈔票和法幣的分別了：鈔票是可以兌換現錢的，發行鈔票的銀行必需準備現金，隨時兌換給拿一張鈔票來換現金的人。我們在前面講過，月亮沒有太陽不會發光，鈔票不能兌現，也等於廢紙；但法幣是由國家命令規定不能兌現的。

那末，法幣是一個法寶嗎？是一張紙，可以在上面任意刊印多少數量的價值，一切商品的價值，豈不是都變成一張紙了嗎？還有，國家有了這個法寶，不是就可以永遠不要

擔心沒有錢用了嗎？

當然，天下沒有這樣的法寶的，只有不認識事物真理的人們，看見什麼東西才會覺得神祕，也只有不能把握正確的貨幣理論的人們，才會對於法幣發生無窮的幻想。

我們在前節裏已講到過貨幣在流通界中，商品所有人已不注意到貨幣自身所具有的本質，只問牠是不是能盡流通的機能，就是我得了一元的紙幣只要能把這一元紙幣去換別的值一元的商品就夠了。所謂不兌現紙幣的法幣，一入了流通界，牠也就純粹地代表了貨幣的流通機能。

那末國家是不是只要專靠印出法幣，就可作用之不竭，取之無盡的財寶呢？這又不行了。因為在一國的市場裏，在一定的時期內商品流通所必需的貨幣數量，是有一定的。我們現社會裏商品的種類雖然這樣繁多，數量又這樣龐大，要使這些商品川流不息地流通起來，這個盡媒介責任的貨幣要多少才夠分配，雖然是很難十分正確地算出的；但可算出一個大概相近的數目來。



譬如：在市場上出賣的商品，價格總值一萬萬元，要使這一萬萬元的商品，由出賣者轉渡到購買者的手裏，市場上是否需要有實足一萬萬元的貨幣數量呢？我們如果仔細一想，就可知道絕對不要那麼多的。

因為我們在前面也已經講過，譬如一元錢鈔票，買了一頂帽子，帽子店的主人即可把這一元鈔票買米，米店的主人，也可把這一張鈔票去買柴，柴店老闆也仍可把這一張鈔票去買衣。這樣每張一元的鈔票，不只可以使價格一元的商品流通，並且還可以使這商品流轉五次、十次、百次……就可購買五元、十元、百元……的商品，當然市場上的貨幣，有的轉手不多，有的流轉很快，但總有一個平均的速度，所以我們說：市場的貨幣必需量，是下面的一個公式：

$$\frac{\text{商品價格總額}}{\text{貨幣的平均流通速度}} = \text{流通所必需的貨幣量}$$

譬如：市場上商品的總價格是一萬萬元，同一貨幣的平均流通次數是一百次，那末流通所必需的貨幣量是一百萬元。

六「通貨膨脹」

但是我們說到國家發行紙幣，和這個貨幣流通的必需量有什麼關係呢？

少年朋友呀！問題就在這裏！

假定在一個硬幣（金或銀）和紙幣並行的國家裏，硬幣和紙幣各有五千萬元，而流通所必需的貨幣數量也恰爲一萬萬元，那末紙幣的購買力，顯然可與硬幣相等。

但是假定這國家突然增發了一萬萬元的紙幣，可是市上流通貨幣的必需量依舊不變，那末流通界就有二萬萬元的貨幣，比必需量多了一萬萬元，這時過剩的貨幣，可以把牠從流通界裏退出來藏在庫裏當財寶。既然要把貨幣寶藏起來，那末天下總沒有那樣傻瓜，會把紙當作財寶看的，因爲只有實價的硬幣，才能代表真實的價值。於是五千萬元的硬幣，就漸漸地退隱到庫中去了。這時候用一萬五千萬的紙幣，去流通市上一萬萬

元的商品總價格，不就是把紙幣的價值打了一個折扣嗎？現在每一元紙幣購買商品的能力，只能代表硬幣的三分之二了，這就叫做紙幣購買力的低落。

所以我們決不能說，國家可以任意發行紙幣，當作法寶。我們還記得在一九一四年世界第一次大戰的期間，有許多國家，如德、法、俄、英等，他們爲着要支出龐大的軍費，都濫發鈔票，可是結果怎麼樣呢？就是使紙幣的價值跌到只能代表硬幣的千分之一或萬分之一。你們聽到過這樣的笑話嗎？歐戰時德國人提了一籃鈔票到市場上去，只買了一個雞蛋回來呢！

像這樣地，紙幣的發行額超過了流通所必需的貨幣量時，我們就稱爲「通貨膨脹」。

七 世界貨幣

我們知道目前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貨幣。如法國的法郎，英國的金鎊，美國的金元，中國的銀元，日本的日金等，都具有各種不同的形狀，上面刻着各別的花紋，正和各國的兵士，都穿着自己國家規定的制服一樣。可是我們在以前的談話裏已說到交換的發達，最初是在部落與部落間開始的，那末跟着社會的進化，我們人類的生活樣式也日趨繁複，交換的需要和次數增多起來，就有了市場，也跟着有了貨幣。社會更向前進步，到現在我們的交換決不能限於國內，必然的要擴大到一國與一國，多國與多國之間的複雜錯綜的交換，而成立了所謂「國際市場」。貨幣因此就不得不跟着這個國際市場的成立，而有所謂「世界貨幣」的登場了。

在國際市場上登台的世界貨幣，究竟是那一種貨幣呢？

說穿了也很簡單的，牠就好比各國的兵士一樣，只須脫下了自己國家的兵士制服，就成爲大家都赤裸裸一樣的人了。這世界貨幣，就是不拘法郎、金元、銀元等都要把來還原作爲未加工鑄造過的金塊（地金）一樣看待。

因爲在一國裏面，任你把一錢金子當作一金元也好，七錢銀子當一銀元也好，把一張紙當百元也好，可是在國際市場的買賣上，在外國人看起來，這些都是無關重要的。他們所注意的只是在某種貨幣裏所包含的純金分量。

目前世界上那些商品生產最發達，在國際貿易上最佔有勢力的國家，貨幣大都是用金做本位的，只有我們中國和印度等幾個老大國，還是用銀做本位貨幣，所以我們在國際貿易的收付上，貨幣從金到銀從銀到金的折合，又要多了一個轉折，也就多喫一個虧。

因爲如果彼此同是一個金本位的國家，就可依着各自貨幣所包含的純金分量，定出一個比例來，譬如二圓日金，等於一個美金。若是一個用銀的國家和一個用金的國家

相交易時，那末除了計算貨幣內所包含的純金純銀分量以外，更須依照純金與純銀的價值相對比之後，才可答出一個中國銀元值美金多少的問題。

我們從這裏就可知道：金銀一跑出國外，就不能發揮其流通的機能，牠已還原為最原始的交換的媒介物了。牠雖然照出了商品價值的形狀，但仍和其他商品一樣，其本身的價值，要由生產牠的社會的必要勞動來決定的。

八 國際匯兌

我們在上一節「世界貨幣」裏已講到現社會國際貿易的頻繁，和一個貨幣成爲世界貨幣的時候，本質上又發生如何的變化，這只是側重在貨幣的本身上來講的，實際上國與國之間，貨幣的來往並不需要實物的金銀，大都是經過匯票的方式來解決的。在我們目前一切已經世界化的社會裏，關於國際匯兌的問題，是有極重大的意義的。當然，我們這裏不能把一切關於匯兌的各方面的手續，做一個週到詳細的敘述，因爲你們在將來，可去讀匯兌學的專書就可瞭解的，我們目前所需要的，還是這方面的幾點基本理論。

要明白匯兌的一般原理，仍可用我們普通習見的例子來說明。譬如我們中國有一個商人，他到美國的福特汽車廠去買大批的汽車，照理這位中國商人應該運送許多現

銀到美國去照上節所說的換算方法，再把現銀折算成金元，付清貨款。同時美國也有一個商人，他向上海茶葉莊採辦大批茶葉，他也應該帶了美國的現金到中國來，兌換中國的銀圓付給茶葉莊。我們再想一想，國與國之間，每日每月有多少次數的往來買賣，如果都要把現金運來送去，這是何等麻煩的事呵！如果把兩方面來往的賬抵銷一下，那又是如何簡單而便利呢。

這種抵銷的方法，經濟學上稱爲「國際間的清算」。

究竟怎樣進行國際清算的手續呢？我們必須再依着上面的例子來說明。假定美國人來買中國茶莊的茶葉，中國茶莊能取得相當貨款的票據（就是匯票）就行了，同時這個要買美國汽車的中國商人，也不必化運費送現款到美國，只要把這筆現款交給茶葉莊，買下美國商人的票據交給美國汽車廠就成了。只要這票據是可靠的，那美國的汽車廠就可向本國買茶葉的開票人去收款。這樣，國際貿易無論如何頻繁，有了外國匯票的辦法，就可省去現款的運送。同時我們應該知道，目前經營一國國外匯兌的，大都是國

家銀行，所以上面所說的票據，茶葉莊可不要去找人來買，買汽車的商人，也可不必去找茶葉莊，銀行裏每天有「掛牌」報告國外匯兌的市價，隨你去買賣無論那一國的匯票。所以匯兌事業越發達，國際貿易也跟着日趨興旺。

匯票本身是一張代表貨幣的證券，也和其他的商品一樣，有買賣的價格。這一個國家如果賣給別國的商品很多，買進來卻很少；那末該國的匯票被人家需要就增加，因為其他國家必須來買他的匯票付貸款。反之，該國的匯票需要不多，市價也就低落了。所以匯兌市價是隨着對它的需要程度的高低而漲落的。當然匯票市價的漲落還有其他許多原因，如政治上的形勢、國際借款、投機、買賣等，但我們從基本原理上講，應該注重這方面的。

但我們在這裏必須還要說明的，就是匯價的漲落，究竟有什麼限度呢？這我們仍舊要從發生匯兌的根源上去說明。因為匯兌的作用，無非使兩方面買賣的人，互相抵銷債權（商品賣出的人）和債務（商品買入的人）的關係，避免現金的輸送。否則中國的

一萬元銀圓折合美金本應值二千五百金元，如果輸送現銀就得加上輪船運費一千元保險費二千元，那時實際上，要中國一萬三千元銀圓，才能換得美元二千五百元了。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所謂匯票價格的高漲與低落，牠的限度只是在一萬元與一萬三千元之間。它不能超出這個限度，因為如果匯價高漲到要一萬四千元兌美元二千五百元的時候，那我們寧可麻煩些把現金送到美國去，因為麻煩雖然麻煩，價格卻便宜了一千元。所以匯兌的市價，不能超過現金輸送費的限度，這限度也稱爲「現金輸送點」。

話講到這裏，我們又必要有一點聲明，上面所說的是國際匯兌的一般原理，至於我們中國目前的實際情形，卻有許多例外的。

因爲中國的國外匯兌，向來由外國銀行包辦，自己沒有對外的直接匯兌機關。要打通外匯只有經過外國銀行。外國銀行操縱了中國匯兌，匯價的高低，都由牠們規定。所以中國對外匯兌上，沒有所謂現金輸送點存在，我們中國商人在國際貿易上喫着如何的苦，也不難推想而知吧。

第三講

一 我們現社會的血——資本

親愛的少年朋友們！你們曾聽到過這樣一句奇妙的隱語嗎？

「他現在和我很好，他是在看相我的血呵！」

「我沒有血，隨他去！」

你們想：這血是指什麼呢？原來「血」就是金錢的代名詞。我們稱爲貨幣的金錢，牠確是我們現社會的血，再尋不到更切當的譬喻了。貨幣在我們社會裏一刻不息地流走着，恰和血在我們身體內循環一樣。

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貨幣做了一切商品價值的鏡子，也就做了量一切商品價值的尺度，只要我們取得貨幣，就可以換得一切所需要的商品。所以貨幣成了獲得別種商品的工具。商品所有者的目的，也只在別種商品的獲得。那末對於只當作交換工具的貨

幣，也可不問其本質如何。所以我們講過一張紙，也可當作金錢去使用，自然沒有什麼奇怪。

可是正因為貨幣是獲得別的一切商品的工具，跟着社會交換形式的發達，貨幣越發施展牠三頭六臂的本領，由交換工具，變做了一切財富的代表。

你們看呵！在市場上流通着任人播弄的貨幣，當牠一到我們的皮箱中和口袋裏是「如何作威作福！」「一錢逼死英雄漢，」你口袋裏如果沒有一個錢，只好在飯店門前直挺挺地餓死。如果我們和這個現社會的血，沒有一點發生關係，我們就成了一個死的社會的細胞！

跟着商品交換的發達，越發擴大了貨幣的機能。貨幣既成爲一切財富的代表，也就成爲我們生產所企求的唯一的目標。這樣，在起初，每個生產商品的人，他們的目的只爲着去換別人的商品；可是現在他們不是爲着交換商品，簡直是爲着獲取貨幣。所以交換的意義，是從「爲買而賣」改變了爲「爲賣而買」；換句話說：貨幣已由簡單的交換媒

介的工具，而變爲生產上必要的工具了。

只有在這樣的社會裏，我們才會見到凡一切從事於各種生產的人們，好像和他們所生產的東西，沒有一點關係。布廠的主人，不是爲自己要布穿，也不是爲着把自己的布和別人去交換自己要用的東西，只是爲着要取得比他所放下的更多的貨幣。布廠的工人，不是自己要布穿，也不問那布是爲那個做，該賣多少錢，只知道能夠取得一天的工資，就做一天的工，好混過一天的肚子。

這樣的社會，就是所謂資本主義的社會。

一 怎樣從事資本的生產？

少年朋友們！你們看到了這句話，也許肚子裏會笑一笑吧，或者你們就要開口說：「我們又不去開工廠，還要講什麼『怎樣從事資本的生產？』有許多大資本家，他們一向不會讀過經濟學的書，他們倒幹得蠻好的，我們有了資本，還愁做不像老闆！」

的確，我們日常許多事情，我們自己做着，我們只曉得這樣做就是了，往往不能回答「爲什麼要這樣做？」同樣，如果我們去問一個資本家，爲什麼放在買機器的資本要這麼多，僱工人的資本反這麼少？他未必會告訴你一個明白的道理。在這「爲什麼這樣做」的裏面，有着某種一定的規律存在，要發見和說明這個規律，這就是科學研究的任務。我們知道：凡是一筆大量的貨幣，要去從事生產，必定要分三部份投放下，就是：一、購買機器和房屋，二、買原料，三、僱工人。這是很明顯的，三者之中，缺了無論那一部份，生產

就無從開始。這三部份資本活動的樣式不同，作用也不同。譬如一個紗廠，紗廠的房屋和機器，它在生產過程中並不是經過一度生產就完全消滅了；原料和工資，就不同，紗廠裏今天所買進的棉花，明天就變了棉紗；今天所有的工資，當天也就給了出賣勞動力的工人了。當然，房屋和機器也並不是永遠固定不動的，如房子的污舊，機器的損耗，不過它是逐漸逐漸一點一滴的變，要全部消耗掉，必須經過相當長的時間。買原料（譬如棉花）僱工人的資本，它在一度生產過程之後，就變成新的商品（譬如紗）了。這新商品可以立刻賣出去再取得貨幣的形式，把這新回轉來的貨幣，仍舊去買原料，僱工人。整個生產過程，就是這樣川流不息地進行着，而機器和房屋是固定着不動的。所以我們從資本流轉的形式上看，可把它分做兩部份，一種是固定的，像機器和房屋，稱為固定資本；另一種是流動的，像原料和工資，稱為流動資本。

但是我們還要用另一種眼光去看：就是我們從生產價值的作用上去看，譬如紗廠老闆拿五十萬元去買房屋和機器，十萬元去買棉花，五萬元去僱工人，在一年的總生產

所必需的補助材料，如擦機器的油和裝置商品的箱匣等等。這些補助材料也和原料一樣，經過一度生產之後就可把它換成貨幣形式流回來。同時流動資本也並不是一次把所有的數量都購原料、補助材料和僱用工人，因為我們知道新商品製造成功以後決不能立刻就換得貨幣，必須經過一個相當的時期。那末在這個時期如果沒有另外的流動資本，生產就要停止，機器房屋都要白白空過，這不是一個很大的損失嗎？

但是我們又要回轉來講，我們把資本分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兩部份，這對於我們經濟學的研究上，有什麼意義呢？

我們把在生產過程上，僅僅移轉自身的價值，不創造新價值的資本，稱為不變資本，如生產工具、原料、補助材料等。生產過程上除上述幾種以外，留下來的資本就是勞動力了。勞動力不但能把這些生產手段，轉變到新的商品中去，並且同時還創造了新的價值，所以稱為可變資本。每一個生產企業中，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分配，都有一定的比例，而且隨着生產技術程度的高低，和隨着各部門生產性質的不同，這種價值的比例量各

有不同。這種不變資本對可變資本價值量的比例，我們在經濟學上，稱爲「資本的有機構成」。比例愈大，「資本的有機構成」便愈高；反之，比例愈小，「資本的有機構成」也愈低。

我們在這一節裏談到的這個紗廠老闆，他化了五萬元的工資，產生了價值三十萬元的新商品。這三十萬元，除了五萬元當作償還房屋、機器一部份的消耗，除了十萬元棉花和補助材料等的費用，再除了五萬元工資，淨賺了十萬元。我們稱這是從可變資本中所獲取的剩餘價值，這種剩餘價值對可變資本之間的比例，我們在經濟學上稱爲剩餘價值率。我們如果拿上述紗廠的例子，來做個算式，就如下：

$$C \text{ 代表不變資本} \quad C = 500,000 + 100,000 = 600,000 \text{ 元}$$

$$V \text{ 代表可變資本} \quad V = 50,000 \text{ 元}$$

$$M \text{ 代表剩餘價值} \quad M = 100,000 \text{ 元}$$

剩餘價值率是 $\frac{M}{V}$ (即 $M:V$) 來表示的，那末這個例子上就成爲

$$\frac{100,000}{50,000} = 2 = 200\%$$

從這一個剩餘價值率上看起來，就可知道工人為償付自己勞動力的價值而必需工作的勞動時間外，還得白白地附加上另外的勞動時間，替資本家產生剩餘價值。

但我們如果依照一個從事生產的資本家眼光看起來，卻是另一種看法，他根本不去管什麼剩餘價值率的，他只知道總共放下了多少資本，賺得了幾元，即稱為利潤。再依百分比計算，就合我們中國一般人口頭上所講的「這筆生意，幾分賺頭」，也就是經濟學上稱為利潤率的，所以這是另一個算式了：

$$\text{利潤率} = \frac{M}{C+V} = \frac{\text{剩餘價值}}{\text{全部資本}}$$

我們若依照上面紗廠的例子，那末：

$$\text{利潤率是：} \frac{100,000}{500,000 + 100,000 + 50,000} = \frac{1}{6.5} = 15.4\%$$

在這裏我們又不得不問了，把投入生產的資本劃作兩種區別法，這兩種究有什麼相互關係呢？換句話說，我們在上面所講所謂不變資本對可變資本比例的資本的有機

構成和利潤率有什麼關係呢？

因爲不變資本增加，其餘部份不變，那末資本的有機構成就是高了。資本的有機構成提高，資本總額愈大，剩餘價值量愈小，那末利潤率就要愈加下降。現社會的生產技術是日在改良，日在增進的，所以社會的平均利潤率有趨下的傾向。

社會的平均利潤率趨於低落，對於資本家不是很不利嗎？事情並不這樣簡單。因爲利潤率低落，是指整個的社會資本，而各個資本家努力於生產技術的進步，可以增大剩餘價值率，仍可以取得比一般高的利潤率，所以社會利潤率低落，更促使各個資本家改良技術。還有，雖然我們依着每一資本的單位計算，利潤減少了，但因資本的數量增大，利潤的總額也變大了。譬如本來一萬元資本，平均利潤率爲百分之二十，可得利潤二千元，現在資本增大至二萬元，即使平均利潤率減至百分之十五，那末每萬元可得一千五百元，一共就有三千元。我們不是時常聽見人家說嗎？「生意越做得大，利子越打得薄，錢也越賺得多。」就是這麼一個道理。

三 兩個生產部門

我們一個人人生存着，每天總要喫進去一定數量的滋養料，同時也一定要把這些滋養料消化掉，這在生理學上叫做新陳代謝作用。沒有喫，根本就無從消化，只喫進而不消化，停止了新陳代謝作用，便要生病甚至死亡。我們整個社會的物質生活的運動，也同樣的在不息地流動着生產，消費，生產，消費。

所以我們社會上的生產事業雖然千差萬別，總括起來可以分做兩大部門：一種是生產「生產手段」的，另一種是生產「消費資料」的。後一部門生產出來的東西是直接被我們所需要而消耗掉，如衣服、食物、書、舟、車及其他一切日常用品；前一部門是製造這些消費資料用的機器、工具、原料等等。無論那一部門都直接間接地滿足我們人類的需要，都不能單獨存在，而且還必須繼續不斷地進行。機器壞了再造，衣服破了再做，決不

能一度生產，就滿足我們無窮的需要了。所以生產過程不息地更新反復進行是社會生存的必要條件，這在經濟學上叫做「再生產」。

社會再生產的樣式，隨着我們人類各時代生活的相互關係不同，進行着不同的規模。

大概，當我們人類社會生產過程上相互關係還被限在一個集團，一個狹小的範圍內的時代，一切生產品的數量和被分配於各個成員的消費的數量，都有一定限制的，我們稱之為簡單的商品生產時代。這時，一般手工業者他們每年或每期生產商品的數量，和小商人販運的地點也都從多年的經驗中固定着的，他們買賣的價格也有同行公會の規定。所以那時社會再生產的進行，也是單純地反覆循環，這種再生產的方式我們稱為「單純再生產」。

但在資本主義的現社會裏，再生產就不同以前那樣的規模了。每一個從事生產的資本家的前面，有無限廣大的市場，掃除了一切政治上的制限和傳統的習慣伸手到全

世界最重要的還是有着可以自由僱用的勞動者。正因為有可以自由僱用的勞動者，他可以從他們的勞動力中取得剩餘價值，他可以把剩餘價值全部或一部份作為生產的資本，使更可多得剩餘價值，正是所謂「本錢越大，賺錢越多。」所以我們現社會再生產的進行，是資本不斷的積累，把生產規模不斷地擴大，我們就稱之為擴大再生產。

當然，擴大再生產的進行中，我們前面所說的這兩個生產部門也要均衡地擴大，因為生產生產工具的部門增大了資本，產出許多生產工具和原料，若第二個部門不擴大規模，那末第一部的產品就要過剩；同樣，若第一部門不擴大，根本第二部門就無從擴大他的生產規模，沒有機器工具，怎麼去從事生產呢？因此可以知道：要擴大再生產能夠順利地進行，一定要這生產的兩大部門均衡地發展。但我們現社會這樣偌大的全部生產事業，完全是無組織的，而且根本誰也不能預先知道那一種商品有多少生產和消費的限度，那末我們所說的現社會擴大再生產，在怎樣地進行呢？

講到這裏，我們又要提起這個盲目市場的作用了。在這盲目的市場上，每一個資本

家都把資本投到賺錢較多的生產事業上去，資本的自由移投以及各個資本互相競爭的結果，這個再生產擴大過程經過市場支配的自然法則，一方面時時趨向生產的兩大部門的均衡，另一方面又時常破壞了這個均衡。

我們在這裏必須指出，如果資本家從事單純再生產，並不是他沒有剩餘價值可拿，不過他把所獲得剩餘價值全部自己奢侈地消費掉了。但在擴大再生產的過程，他卻把剩餘價值的全部或一部也資本化了。所以現社會的資本家，不管他自己願意不願意，他爲了要維持自己的生存，只有不斷的積聚資本，不斷地改進生產技術，大規模的生產，纔能在互相競爭的盲目的市場上，取得與人家折衝的地盤。

在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過程中，資本家有了比以前更多的生產手段，有更多的勞動者在廉價地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替他生產剩餘價值，所以資本越增大，社會勞動人數也越增多，於是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也就擴大了一切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

四 工資的大小和形式

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如果一個從事生產的資本家，把工人全日勞動所造成的價值都當作工資付給工人，那他從什麼地方來取得剩餘價值呢？所以資本家所付給工人一天的價值和一天所創造的全部價值是不同的，這就是勞動力與勞動的分別。資本家付給工人一天工資——工作的報酬，工人就藉此可以維持生活，可以再生產自己能出賣的勞動力，這就是勞動力的價值；在這一工人全部支出的勞動所創成的價值就是勞動價值。也恰如我們化了四毛大洋，買一瓶啤酒，這四毛大洋就是啤酒的代價。可是我們喝了啤酒，喝醉了，我們不能說醉的代價就是四毛大洋。

我們在這裏所要講的是究竟怎樣去規定工資的大小，和工資的各種形式。譬如一個工人一天的勞動拿到了一元的工資，他要把這一元錢去消耗在維持生活所必需的

資料上去，如果不夠這些消耗，就不能維持生活，也無從再出賣勞動力。可是市場上這些消費資料的市價是不一定的，所以一元錢能買得的商品也不常常一樣，由此我們可以說工資的大小是由代表工資的貨幣量，和工人所需要的消費品的市價而定的。

譬如甲乙兩個工人，每月工資都是二十元，假定甲在上海，乙在中國內地的鄉下。上海的生活程度很高，衣食住行的費用很大，每月雖有二十元卻天天要在窮苦中過日子；內地鄉僻的地方，生活費用便宜得多，便可用得比較舒服。所以甲乙二人名目上雖同是二十元一月的工資，實質上各人物質享受的程度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應該把工資分兩方面來看：從工人所領到的貨幣數量上這一方面看，經濟學上稱之為名目工資；另一方面從把取得的工資，能向市場購得的消費資料數量來看，經濟學上稱之為實質工資。

我們聽得人家說：他每月賺到五十元的工錢，生活一定很安適啦。這或許未必是真相，我們必須要看他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

還有，我們看到工資的貨幣數量不變，可是市上的物價卻天天在昂貴，工人們的生活固然很痛苦；可是工資雖然增加了些，而物價卻漲得非常厲害，工人們的生活仍然是很痛苦的。

計算勞動者所能得到的工資的多少，普通是用時間做單位的。例如：紗廠工人每天七毛的工資，裁縫每天五毛，這就叫按時工資。按時工資裏面，有以小時計算的，那末一小時的工作做完便行，若以每天計算，那就不同，因為資本家僱你一天工作，他可叫你做八小時算一天，也可以把做十二小時的工算一天。譬如甲乙兩個工人，甲每天只做八小時，乙每天要做十二小時，他們都做同樣的工作，同樣每天取得六角工資，那甲每小時的工資是七分五厘，乙只有五分，那末甲不是比乙佔便宜了許多嗎？

還有，按時工資，資本家恐怕工人們偷懶，徒然延挨時間，所以按時工資之下必要設立監工制，或規定種種罰則。現在科學的發明，有一種機器裝置能使勞動者必須在工作時間內達到一定緊張的限度。譬如做各色各樣工作過程上一部份的工人們，排班似地

相並工作着，有一條極大的皮帶緩緩地在每個工人面前流過，皮帶上都擺着每個工人所應當擔負組織、分析、附加、裝訂等一定的工作使命，這樣你如果稍稍緩一點，不注意一點皮帶無情地帶去了，那末整個工作過程就破壞了，這是何等使工人工作緊張的程度！呵！這種制度，設備很費錢，同時還是最近幾年來的新發明，可是資本家防工人偷懶挨時間的方法是，很早很早各方面都想到的，所以我們除了上面所說按時工資以外，還有所謂按件工資。按件工資，也可稱為包工制，因支付勞動者的工資不由時間做單位，是以工作所生產物品的件數做單位。譬如糊火柴盒的女工，今天糊了一千只得工資五角，明天糊了一千二百只就可得六角，這當然使工人工作緊張，只想為自己多得些工資。但這裏我們要明瞭到所謂按件工資的大小，實際上仍舊依時間做根據的。因為僱工人的資本家一定要考慮過，工人們每小時普通能產出幾件，最多是幾件，只有這樣纔能規定每件工資的數量。同時在資本家看來，按件工資制度，能無形中提高工人們工作的緊張程度，不需要去隨時監督，比按時工資是有利的。

工資，普通是用貨幣來支付的。但在資本主義的初期，或現在最落後的國家內或在另一種特殊的條件下，還有一種不用貨幣支付，而以工人自己產出商品一部份當作工資來支付的形態，這叫做實物工資。譬如採茶女一天採了幾籃鮮茶葉，茶廠的老闆就給他幾兩燥茶葉，一個礱米的工人，一天的工資就是礱出的幾升白米。我們要知道這一種制度，對工人們是最痛苦不過的，因資本家付給工人們當工資的商品，決不是上等商品，普通是賣不掉的「腳貨」。工人們拿回去仍要去賣掉，換其他必需品，這一個進出不知喫虧了多少。同時資本家把他自己的商品可以在市場盡量減低價格，和他人競爭，因為價格減低的損害，橫豎由工人去担負的。所以這種形式的工資制度，是能使他們生活降不到不能再降，不能生存的地位的。

五 利潤的分配

親愛的少年朋友們！你們會看到過這樣的玩意兒嗎？就是你們的祖母或是你鄰居的愛拜佛的老婆子，她們時常拿出自己腰袋裏的錢，買了許多小魚蝦，到一個寺院的放生池裏去放生。因為她們可憐那些活潑潑的嫩白的小東西，要在鋒利的厨刀下喪失生命。

可是你們也會聽到過隔鄰的某老闆，他有好幾千塊錢去「放生」的一件事吧。我們人真是靈巧無比的動物呵！無生物的金銀，一到我們手裏，也會和細微一般的繁殖起來。的確，佛婆的放生，是開愚笨的玩笑，可是金錢去放生，卻是聰明的事業！

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生產商品的人，只是爲了要取得貨幣。生產者所交換的手續起初是：商品——貨幣——商品，後來改變爲貨幣——商品——貨幣。在後面這形式中，

第一個貨幣與第二個貨幣，雖然帶着同一的貨幣形式，可是數量上就必要後者多於前者，不然，誰高興去幹這個勞什子，還講什麼「生財之道！」

我們在這樣的社會裏誰有了貨幣，誰就可生財。你有錢，如果你自己不高興去幹，別人也會來替你幹的，只要你肯借給他錢，那末他賺來的錢，自然要分一部份給你，這樣你就可以什麼事也不做，單靠放生過活。

這種「大銅錢生小銅錢」的事情，在我們的眼裏看來，是並不希奇的了。可是現在我們要問：爲什麼放生的利息，大家有差不多高低的限度？這個限度我們稱爲「利子率」，譬如中國銀行界放款的利息普通是月利一分。那末這個限度，是由那個去規定的呢？

我們剛剛講過，生產商品的人，如果他的本錢是借來的，自然他要把賺來的錢，分一部份給放生的人，那末放生的利息是要看借錢去生產商品的人所賺的多少程度而定的了。用自己本錢去從事生產的人，他取得的利潤，也必須要比借錢經營的人來得多，因爲他不必分出一部份給人家。如果他沒有這一部份多餘，豈不是還是借資本給人家自

己拿現成的利息來得合算嗎？

用資本來造工廠，僱工人，買機器，原料，從事生產商品的人，他們賺錢的限度，不是由自己作主，也是被社會一般的生產力所規定，正因為商品的價值，是由社會自生的交換法則去規定的。

我們現在舉一簡單的例：譬如布生意非常有利的時候，一般有資本的人，都來開布廠，過了些時，市場上的布堆積太多，供過於求，生意就要清淡下去。而當大家去開布廠的時候，社會上其餘生產的部門（譬如米）一定就減少，於是當米生意剛要抬頭的時候，大家又要把開布廠的資本，馬上移過來開米店。

再譬如某一工廠裏，採用了一種新式的機器，能夠比別人家省工或多產出商品。這個工廠的老闆便一定很賺錢，可是別的工廠立刻都會照樣採用，或發明比他更新式的機器，那末這工廠便又賺不多了。

所以，我們現社會的資本，自由地東奔西投，都在拚命地想比別人家賺得多，趕上人

家，而結果卻自然而然地產生了這個賺錢的共同的限度。這限度，我們稱之為「社會平均利潤率。」

商品雖然已經造成了，可是商品還不能自己變成貨幣。要商品變為貨幣，仍舊要靠消費商品的買主。所以由生產商品賺來的錢，仍要分一部份給販賣商品的人。因此大商店的老闆，自己不用生產商品，只僱用幾個夥計，也可以賺到許多「紅利。」

總括起來講：不論是放生利息或商業紅利，它們的限度都要由生產商品的資本家一般所能賺的限度（平均利潤率）去規定的。

從這裏我們又可知，個別資本家所取得的利潤，卻是由全社會在活動的資本去平均分配的。

六 資本的流轉

自從貨幣做了各種商品價值的一定尺度，那末，即使你們眼前沒有某種商品，只要有了貨幣，也等於有了某種商品。貨幣成了流通的工具以後，即使是一張紙，如果大家能夠互相流通，也可以代表一定數量的貨幣。甚至只要雙方相信，無論憑一句話，或憑幾個字，也可當作貨幣流通了（雖然這個流通的範圍，遠不及貨幣那樣廣，牠只局限於互相信用的人）。這兩方面相互爲用，跟着交換的發達，貨幣又發生了一種新的本領。

譬如農夫某甲，因在初夏的時候，沒有錢買肥田粉，他要求肥田粉商人先給他肥田粉，等到秋收之後，把穀賣了，再來償還。這樣的事情在我們現社會是很普遍的。

肥田粉商人，實際上沒有從農民那裏取得肥田粉的錢，可是這筆錢，在肥田粉商人的想像中是存在着的。農民呢，雖然沒有現錢，也可取得肥田粉，可是農民負着將來到期

必須償還的義務。這樣，貨幣就有了一種付賬的功用。

這種所謂貨幣付賬的功用，我們在這種複雜的社會關係上，時常可以看見不需要用貨幣來轉移。就拿上面的例子來說吧，譬如農民沒有錢，卻要買肥田粉，同時肥田粉商人要買做蓆袋的蓆。如果這個農夫和那個肥田粉商人，發生了這樣的關係，不是兩方面都可以抵賬，不要再用貨幣去支付了嗎？或者只付了些「找頭」，就可算了嗎？我們如果把這種關係，推想到各種商店或工廠之間，他們不是更多有互相抵賬的機會嗎？

還有，我們應該要注意到這種轉賬形式的發展。

譬如商人某甲，以賒賬的形式，向某乙購得商品一千元，言明三個月為期，以某種商品擔保。這時甲就應寫一張筆據（我們稱為期票）交給乙，那乙不一定把這張期票藏在自己的保險箱裏，他可以拿這期票作擔保，去向丙也購入一千元的商品。丙照乙的榜樣，可以給丁，丁可以給戊……這樣輾轉授受至許多人。那末在三個月之內，雖然只有一千元的貨幣，可以成就許多次一千元的交換。

親愛的少年讀者們，講到這裏，我們要驚詫貨幣的萬能了吧。當牠作還賬用的時候，真好像死去以後又「借屍還魂」。當牠作爲信用而流轉的時候，又好像孫行者身上的毫毛，拔下一根來，會變作三萬六千個小孫行者。其實這是一點也不必大驚小怪的。貨幣本身仍是無知覺的金屬，不過我們變幻恍忽的社會關係，反映在貨幣上罷了。

七 銀行的事業

「大銅錢」既然會「生小銅錢」，那末我們把銅錢死板板地藏在箱子裏，不是太呆笨了嗎？但是我們有了錢，不一定馬上就有人來借，而且也不願意借給一個不認識或不相信的人。我們也不一定可以立刻去做一種現成的事業，或者我們所有錢的數量，還不夠去做一種什麼生產事業。尤其像一般開工廠和商店的人，他們一次放下了本錢以後，不能過了一時，就把本錢都一次歸足。只能隨時一批一批地，或一筆一筆地零碎收了回來。那末我們把這些錢怎麼辦呢？爲着這種我們實際的需要，便有銀行的產生了。

銀行就是一個大「放生池」

銀行所做的業務，有兩方面：一方面牠收集了社會上一切沒有在活動的貨幣——

所謂「遊資」；另一方面，牠是將這貨幣資本借給那些經營生產的資本家，使那些資本

家得着這資本，可以在生產過程中取得剩餘價值。

但是我們不要以為銀行是一個中間人，好像銀行的老闆們只是空口說白話，替人家代借金錢的呢。

我們要知道，開銀行和經營別種事業一樣，也要有資本。銀行的老闆們本身必先要有許多錢做基本金，這樣纔能使人家相信，而人家纔會把許多錢存入他們的銀行裏。

銀行存款分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活期存款是存款人可以隨時提取的存款，定期存款，必須依照預先議定的時期，半年，一年，或三、五年，到期才能提取。

銀行可以把這些定期存款，安穩地貸給人家去經營事業。對活期存款，銀行的保險箱裏要隨時準備着一定數額的現款，備存戶來提。因此不定期存款的利率，比定期存款要低得多，同時，存款的期限越長，利子率也越高。

銀行家不是把自己的基本金，毫無出息白白地貯藏起來的。自然，他們要使貨幣資本貸給人家的利率，比存入的利率來得高。他們所得的多頭，就是他們的紅利。

許多活期存款，也不一定需要備着現款，儘可利用牠去貸給人家。因爲銀行的活期存款，普通有兩種：一種是按存摺收支款項，另一種是銀行發給存款人以支票簿，存款人需要取款時，就可在空白支票上開明支取若干，簽名蓋章，即可向銀行提款。我們知道現在社會裏，在大城市中決不只一家銀行，一般工商業資本家，都和各銀行有往來，譬如甲乙兩人，甲於某月某日，應當付乙一萬元，甲是和中國銀行有來往的戶頭，他就可開一張一萬元的支票給乙，乙在中國銀行也立有戶頭的，那末，這時乙收到了支票之後，只要把支票付給銀行，銀行也不要收付一個銅元，只轉了一筆由甲戶存入乙戶的賬就行了。

假使乙是不在中國銀行裏立戶頭，卻在交通銀行裏立戶頭的，那末乙也只須把支票交給中國銀行，叫中國銀行劃一萬元給交通銀行。依這種情形，交通銀行裏也一定有許多戶頭，請交通銀行劃錢給中國銀行的。銀行與銀行之間，他們爲雙方業務上的利益，不需要拿現款付來付去，只須到某一時期經過互相對銷的清算一下（或稱軋賬）就行。

這樣銀行就大大地減省了自己爲準備存戶來提的存款數量，實際上，銀行仍舊可分得由貨幣資本所賺得的一部份利潤。

同時，我們也可知道，銀行事業的發達，更加增進了貨幣流通的速度。

八 公司的資本和股票的價格

「我們的世界是多麼公平與自由呵！」一個有資本的人，他一定會這樣感覺着。因為他有了資本，任何事業都可以做，他只化幾千或幾萬塊錢買了一些股票，就可做大公司的老闆，自己一點也不要動，每年就可得「照股均分」的紅利。的確，這個資本活動的範圍真厲害透了。英國倫敦的紳士買了中國滬杭甬鐵路的股票，他就是這條鐵路老闆之一；我們買了非洲橡樹種植場的股票，也是該種植場的老闆了。

我們還在報紙上時常看到公司招股的廣告，公司的資本規定幾百萬幾十萬，可是每股只幾百元幾十元，也時常使稍有幾個錢的人，想去嚐嚐做老闆的味道。但公司的事業，真和我們上面所說的那樣公平？實際上事情，並不這樣簡單的。

每一個大公司的成立，總有幾個發起人，發起人也一定是要有資本和所謂有活動

大量資本能力的有聲望的人。如果他們都是「小瀟三」，那一個肯相信他們，拿錢給他們，所以事實上發起人也往往就是這個公司的大股東。他們要招股，是爲着想儘量利用市面上的「遊資」，增厚他們的力量。公司的一切實權，仍舊在他們大股東手裏。因爲公司的理監事會都按着股票權而選出，一般中小股東，只有幾張股票那裏還講得響話，而且中小股東大都散居各地，開股東大會要他們出席，恐怕股票的紅利還抵不了盤費。所以即使表面上任你如何說得公平，實際上這公司終由幾個大股東包辦。

我們一講到股票，就不得不講股票上另一種奇蹟。我們往往看到一張明明白白地寫着一百元資本的股票，可是當股票的所有人想賣給人家，就可以討價一百元以上，甚至五百元一千元，而要買的人，也很願意買進。這難道不是奇蹟嗎？

其實事情也沒有什麼神祕，因爲每一張股票每年總有一定數量的紅利可得，正和放生收利息一樣。譬如某公司的資本是十萬元，分成一千股，每股是一百元，在創辦一年之後這公司所賺的錢除了公司一切開銷之外每股可分得十五元，再假定那時市上

般銀行的利率是年利五釐，每百元每年可得五元的利息，這樣比較計算一下，那末投入公司一百元資本，不是和存入銀行的三百元有同等的效果嗎？所以他如果要出賣股票，決不肯只取一百元的代價，同時如果一般人看到這公司事業發達，前途必定更有希望，那他也許把一百元資本的股票，要賣到三百元以上哩！

所以股票價格的大小，要看它每年可收入紅利的多寡，至於它高漲或低落的限度，要依當時的市上一般的銀行利率來決定的。等到後面講到土地價格的時候，更會明白。當股東們最初投下去資本，作為購買房屋、機器等用途，當然我們不能否認它是盡實在資本的作用。但當股票離開了實在價值去出賣的時候，它已和實在資本沒有關係，購買股票的人已不要問實在資本的多少，只想買到「可以取得多少紅利」的證據，所以這些股票的資本已是虛造出來的資本了，經濟學上稱為虛擬資本。

只因爲股票是取得紅利的證券，和實在資本無關，它可以在市場上自由買賣，執公司股票的人也可以完全不問公司事業的如何進行，只注意紅利分配的比例。所以資本

主義越發達，社會資本越集中，股份公司也有更多產生，社會上的一般資本家從前還要在各種事業上「苦心經營」，但現在他只安坐在公館裏一點也不要勞心費力單純地做一個喫紅利的人。

九 怎樣叫做資本主義的農業

我們在前面講到貨幣怎樣地變成資本，在生產過程中怎樣取得了利潤，都是關於工商業方面的一般情形，可是我們一向還未曾提及過我們經濟生活上一個重要的生產部門——農業。

的確，我們把工業和農業相混起來說，似乎格格不相入的。主要的原因是：土地的大小，有一定的限度，沒有像工業那樣可以無窮地發展生產；在廣袤的地面上，沒有像工業那樣便利於採用機器；土地被各個人所私有，不能自由投資。但我們決不能說農業是在資本主義的化外，只能說資本主義在農業上的發展比較遲緩，而且和工業上有許多不同的地方。

首先我們覺得奇異的是土地和陽光、空氣一樣，都是自然界的賜與物，爲什麼沒有

加過一點勞動力的荒地，會產生買賣的價格？這不是和我們前面說過價值由社會必要勞動規定這一個理論根本衝突了嗎？

這當然不是這麼簡單的。土地雖然是我們生活上必需賴以生產的東西，可是我們的社會還在很早很早的時候，土地就被各個人佔爲私有了。我們爲要生存，不得不依靠這一定的土地，於是土地就被私人壟斷而有價格的產生了。所以我們只能說土地有價格而沒有價值。而且我們從另一方面看，同一的土地，在鄉下和城市的價格上的差異，幾至千萬倍。譬如上海的地價，平均每畝要十萬元，而內地農村中的水田，至多不過數十百元。但如果同一商品，產於內地和產於城市的價格之間，決沒有那樣大的差異。所以我們應該說，土地的價格，決不由於牠本身有價值而產生，完全視由土地上所得的利益而規定。

我們現在就要說明，土地價格是怎樣被規定的？

土地可以利用生產，正和其他的生產工具一樣。土地之所以值錢（卽有價格）也

正因為從土地上可取得一定的收入，那末土地所有者，自然要注意這點收入。在我們現社會，如果你有一千元的貨幣貸給人家，可以收一百元的利息（假定社會的利率，是年利百分之十），我們如果有一塊土地，租給人家，每年也可以收入一百元的地租，那這塊土地，不是也等於一千元了嗎？

這又不然，我們現在就先要說明怎樣是資本主義的農業。

在資本主義的農業上，經營農業的是農業資本家，他一方面從地主手裏租得土地，另一方面，他必要和工業上僱用工人一樣僱用農業勞動者。所以土地的收益，必然要被分作三部分，即：地主——地租；農業資本家——利潤；農業勞動者——工資。

我們在前面講過，從生產中所取得的利潤，是由全社會的資本去平均分配的。那末這個農業資本家如果他是用別人的資本，他要把農產品經過市場，那末他所取得的也是被社會資本所平均的利潤。在這裏可看出，地主所收入的地租，是超過平均利潤以上的那部份額外的利潤。這個額外利潤產生的原因，就在於土地被私人所壟斷。

這裏我們必須要附加說明的，工業品與農產品的價格之間，有區別的，工業品生產價格的公式是： $\text{生產元本（被磨損的機器之一部分，原料，工資）} + \text{平均利潤}$ 。農產品則： $\text{生產元本（同前）} + \text{平均利潤} + \text{地租}$ 。農產品的價格，必然要高於工業品。

由於土地私有的存在，農業資本案，只能取得平均利潤。因若稍有額外利潤可得，地主即要加租，或撤租而租與別人。農業資本案很難有得額外利潤的希望，所以也不會對農業上的技術，有努力改進的慾求。同時農產品價格的提高，就使我們社會上必需的生活資料昂貴起來，工資也要跟着提高，這對於資本案是不利的。所以要使資本主義能夠自由和迅速的發展，必要廢止土地的私有。

十 競爭與壟斷

「市場是一個戰場，」少年朋友們！你們走到市場上去，就會看見旗幟鮮明的陣線，和聽到戰鼓破耳的狂敲——各商店招引買主的廣告和樂隊，令人驚心動魄！誰在出賣最便宜的貨，買主就像潮水般的擁進誰的店裏去，誰就成爲戰場上的凱歌者！

各個商店爲要出賣比別人家便宜的商品，不得不向各工廠去選購大批最便宜的產品。各個工廠也爲着要批發與各商店以便宜的產品，所以也不得不拚命地想減低他們生產的成本。這種爭奪顧客的競爭，是他們死和活的競爭。

各個生產商品的資本家，他們既然努力要減低他們生產商品的成本，就不得不出各種方法。他們拚命想把他所僱來的工人，延長工作時間，減少工資。可是這是最初步的辦法，因爲一個人的氣力，究竟有限，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不能全沒有飲食和睡眠的

時間，而且減少工資，也不能完全使工人難以養活自己，還要使他們有再生產的勞動能力。所以資本家又另外設法，他們努力改革生產的技術，採購新的機器，利用科學上的一切新發明，同時把生產過程的組織，加以精密的分工。譬如在過去，我們對於一種商品的製造完成，往往由一人獨手做成的，現在就不同了，一個紡織工廠內，分有紡紗部門、機器部門、染色部門、織花部門、打包部門等等，每一部門底下又分爲若干小部門，譬如機器部門，又分爲加油、磨擦、修理、裝置、管理等各部分，分工愈細，工作愈簡。因爲這種種方法，可使節省勞動時間，而增加生產品的數量，減低生產品的成本，在市場上戰勝同業者。

每一個資本家，爲購備新式的精良的機器，必須有大量的資本，和別人競爭起來，越是有巨大的資本，越可佔便宜。所以經營生產的資本家們，都努力想擴充他們的資本，要把他們每年所取得的利潤，追加上去當作本錢，擴大他們的生產的規模。資本和雪球滾雪一般，越滾越大，這就是我們經濟學上稱爲資本的積累。

在市場上激烈的競爭中，自然有許多中等的和弱小的資本家們失敗了。他們敵不

過人家以致虧本破產，而使少數比較巨大的資本，因減少競爭的對手，更得勢，更躍進，即使有些弱小倖存的資本，也只有仰他們的鼻息，或直接在他們的隸屬之下。這就是所謂競爭促成資本的集中，——採取了壟斷的形式。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看各個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他們在各種企業中，產生那幾種集中壟斷的形式。

「卡脫爾」(Kartell) 是某一種生產部門內多數的企業，共同結一個契約規定共同必須遵守的商品的價格，工人的工資，劃分各加入者的販賣區，分配定貨等等，可是牠們還保持着有點經濟上的獨立性，只是某部份資本家暫時的，局部的協調。

「新迪卡」(Sindicat) 這是有了一個統一的商業組織的。一切加入新迪卡的企業所產的商品，都要經過這統一組織來出賣，就是說牠們失去了商業的獨立性。新迪卡還規定每一加入者的生產額，根據生產額之大小，來分配利潤的多寡。

「托辣斯」(Trust) 這是資本最集中的組織。凡是加入托辣斯的會員，完全失去了

各自經濟的獨立性，各個企業的管理權，都集中在托辣斯董事會和理事會手裏，所以托辣斯的會員，只是股東一份子而已。

「康平拿」(Kombinat) 和「康采倫」(Konzern) 這兩種是最大規模的壟斷形式。譬如把煤礦、鐵礦、五金工廠、機器製造廠等凡生產上有直接分工關係的企業，聯合成爲一個統一的經濟單位，這就叫做康平拿。若是把社會上許多沒有直接系統的企業，如銀行、工廠、商店、旅館、戲院等等都聯合起來成爲個體，由少數巨大的銀行領導着，就稱爲「康采倫」。

資本集中的結果，少數大資本壟斷了市場的價格，包辦了社會上某一部份生產品。我們不是時常聽到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有着鋼鐵大王、汽車大王、煤油大王、鐵路大王、報紙大王……的名稱嗎？他們就是在自由競爭之後，在一切中小企業破產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霸業。

但是這幾個大王，他們能夠同心協力地來操縱市場，包辦一切嗎？不，因爲他們的壟

斷建立在自由競爭之上，他們根本不能消滅競爭，這少許巨大資本家之間，他們要多分取新迪卡的利潤，爲要爭取托辣斯的理事，爲要壓倒別一聯合體的勢力範圍，不得不更大規模的進行更激烈的競爭。

十一 恐慌與失業

親愛的少年讀者們！你們如果現在碰到生意場上的朋友，問起他們的生意經，他們一定就開口告訴你們：「這個年頭市面真尷尬！」或者他是一個會看看報紙的人，他還會這樣告訴你：「目前世界不景氣。」

的確，我們如果平時稍稍留心市場上的情形，在某一時期，許多大商店，大銀行，大工廠，都會關起門來；忽而在某一時期，各工廠都大量地盡力生產，可是還要愁着貨欠多，許多人買不到手。我們現社會的市面，真和發寒熱病一樣，一時覺得如葬在火山，一時又覺得掉下冰窖裏去了！

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各個資本家都想取多的利潤，拚命地增大他們的資本，越能有多的生產，越可以取得剩餘勞動。我們又講到貨幣在我們資本主義的社會裏廣大的

神通，一元的貨幣，牠會變到幾十萬元。這樣說起來，那末資本家們正可日進月累，一帆風順地向前發旺了，爲什麼我們又看到許多巨大資本的工廠、商店、銀行有時像受着傳染病——我們稱爲「恐慌」病那樣地關起門來呢？

我們現社會這個恐慌的病原，究在那裏呢？

在發生恐慌的時候，我們該都以爲社會上的生產品太多了嗎？多得用不完了嗎？不，決不，一方面米店的米整千萬擔在霉爛，布廠的布，都關在棧房裏，而另一方面，卻有整千整萬人在啼飢號寒！這是什麼話呢？我們講過：生產商品的人，要把商品換得貨幣，他們爲了要取得更多的貨幣，仍要靠社會一般大衆的購買力。可是社會上擁有資本的總是極少數，被資本所僱用的勞動者佔大多數。因爲資本剝取了勞動的剩餘價值，便使社會的消費能力日漸陷於狹小的範圍，再加資本家努力於積蓄與競爭，拚命擴張生產，於是社會上發生了生產和消費完全矛盾的現象。

在這商品生產的社會裏，資本家的目的，在生產利潤。不問社會上所需要商品的數

量，也不顧到自己應該生產多少，只是在這「生產社會性」和「佔有私人性」的商品矛盾性之上，進行着盲目的、無計劃的，也可稱爲「無政府」的生產。這樣盲目的生產，使社會上的各部門的生產事業，都不能有平均的發達。

跟着資本集中和生產規模的擴大，貨幣的信用也迅速地增大了。可是恐慌一發生，商品因爲沒有交換而失了流轉作用，同時一部份的信用資本也失了効力，於是使社會的信用資本，隨着崩頹。譬如甲賒賬（或貸款）給乙，乙給丙，丙給丁，丁給戊……如果戊不能到期換得貨幣來償清丁的債務，那丁也不能還丙，丙不能還乙，乙不能還甲，不是全部都受了影響嗎？所以越是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一發生恐慌，就越感受到激烈深刻的威脅。

在這種恐慌的情形之下，資本家們格外加緊了激烈的競爭，一直待到過剩的商品拍賣，腐爛或焚燒了，經不起打擊的弱小資本都宣告破產以後，強大的資本，更利害的統制或併吞了弱小資本，於是資本的組織改換了新的陣容，更換新的機器，增僱工人，市面

又逐漸恢復了元氣，又進到繁榮的時代了，這就是我們現社會的一寒熱病。」

因為機器可以減少勞動時間，增加生產量，所以各個資本家競相採用機器，這就使我們現社會不斷地發生了死的機器排擠着活的勞動者的地位。工廠採用了機器，在同一規模的工作中，勞動者的人數要相對地減少，所以社會的勞動者，日有過剩而失業；而且因生產技術日益進步，分工日就精密的結果，過去比較困難的工作，現在就連小孩子和女人也可以擔任了。資本家貪圖兒童與婦人工錢較輕，都喜歡用童工和女工，於是有力氣，有本事的勞動者就更容易失業了。

還有，資本家之間競爭的結果，大批弱小資本家都陷於破產；過去還可以自食其力的手工業者，受了機器的打擊，也失立足的餘地。他們都變為無產者，找不到工作，自然也滾到失業者的隊伍裏去。

社會失業者的增多，在業工人也要受到痛苦的影響。資本家可以藉此增加工作時間，將工資減少到最低限度。因為他可以說：「如果你們不願來這裏，去吧！要來工作的



人多着哩！

所以資本主義發達的結果，一方面形成了極少數的資本巨頭所謂「百萬富豪」；另一方面形成了社會大眾的窮乏和飢餓，這種畸形的、矛盾的展開，使我們現社會的組織，日益感到動盪，時時在崩潰的危機中。

第
四
講

一 帝國主義與殖民地

當我們一提起「帝國主義」四個字的時候，大概我們立會想到停在我們中國海邊、內河的砲艦吧。的確，砲艦是帝國主義最顯明的面目，可是這只是牠表面的猙獰的面目。我們還應該要明瞭牠吃人的本性，因為我們如果不了解牠的本性，牠會改換一個面目來，譬如牠看到我們窮，會笑嘻嘻地和我們談「經濟提攜」、「技術合作」，那也許我們要當牠作救命的恩人呢。我們現在爲了要了解帝國主義的本性，我們也必須從經濟學的觀點上，來理解帝國主義的發生與長成。

資本主義發達的結果，一國的資本，大部份集中在少數「百萬富豪」的手裏，大資本壟斷了市場，工業與銀行的結合，好像國家的生命便操縱在他們手裏，而國家的一切對內和對外的政策，只代表少數「資本巨頭」的意志；所以，我們稱財政資本統治的時

代，也就是帝國主義的時代。

市場是資本活動的生命圈，這個生命圈的擴大，即是使資本主義能迅速與順利地發展的條件。所以在我們的世界上，各個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他們都拚命地要取得海外市場。在取得市場開始的時候，在一方面，大批輸出機器製造的價廉物美的商品，使落後國家的手工業的製品，受排擠而破產。同時他們利用了落後國家低廉的勞動力和賤價的原料，來減低生產品的成本，所以他們有時常使資本輸出超過了商品輸出。另一方面，他們爲要顧慮到他們投資的安全，必先要在落後國家的政治上取得特權。他們利用炮艦的威脅和外交的手腕，訂取不平等條約，設立租借地，甚或以武力強佔土地，終使這些落後的國家，成爲自己所管轄的殖民地。這便形成了帝國主義。

資本主義的發達，必然地要去操縱國外的市場，把世界上一切生產落後的國家都成爲自己的殖民地，作爲銷納自己過剩的商品和資本的場所。目前我們世界上的許多生產落後的土地上，差不多全被幾個帝國主義的國家的魔手抓住瓜分了。

這幾個帝國主義的國家已經分完了世界的殖民地，佔有了廣大的市場，進一步便要統制世界經濟，要爭世界的霸權，而在這不平均的發達，不相等的分配，所謂壟斷資本發展之下，所以必然要產生互相殘殺的重分世界的大戰爭——帝國主義戰爭。

我們稱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後階段，因為到了帝國主義的時代，生產的集中和市場的壟斷，使社會的生產力受着束縛而阻止前進了。由於資本的壟斷，生產的本身已經不需要有新的技術的發明，生產的社會化也已達到了最後的地步，這時只能產生一種新的生產關係，纔能使社會的生產力有向前發展的可能。

一 所謂第三期的病徵

我們稱帝國主義在目前的這一個階段，是第三個時期。正和我們稱肺病到了第三期一樣，牠已走到無望的死去的前夜了。

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發達以後，各國資本家爲要操縱世界的市場，競爭達到極度的劇烈，全社會的生產，都被少數人所佔有。但同時和這情形相並行的卻是大多數人民愈加貧窮，大衆的貧乏的呻吟和反抗的吼聲影響到社會內部的動盪與不安，而成爲資本主義的不治之症。所以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時期，一定要走上「戰爭」與「革命」的路。

帝國主義的第一期自歐戰終止以後至一九二三年止。各帝國主義國家爲爭奪殖民地，掀起了空前慘殺的大戰，在精疲力竭的戰後，各國內生產力的破壞，社會經濟組織

的解體，勞動大眾的顛沛流離，因此便爆發了巨大的俄國的革命，一九一八年十月的芬蘭工人革命，同年十一月的德國革命。

一九二三年以後，大多數國家的經濟有相當的恢復，生產逐漸超過了戰前的水準，這便進入第二期。因為帝國主義的繁榮最重要的基礎是建立在對殖民地的無情的剝取上面，所以雖在這個比較穩定的形勢下也產生許多偉大英勇的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戰爭，如敘利亞的暴動，摩洛哥的獨立戰爭，中國的民族革命。

現在是到了第三期了，在這第三時期中我們看到了什麼景象呢？

一、空前的世界經濟大恐慌。自從一九二九年秋，美國的銀行街上，爆發了金融大恐慌以來，立刻和疫病一般地蔓延於全世界。各國銀行破產，工商業停頓，其嚴重性和普遍性，為空前所未有。直到現在，世界各國的一切經濟部門，都還在有氣無力的蕭條與衰頹中。

二、生產量減少和失業人數增加。長期的經濟恐慌，更表現得顯著的，是各資本主義

國生產量激速的減少與失業人數可怕的增大。從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德國與美國的生產量縮減至百分之五十左右，英國減少了百分之三〇，法國減少了百分之三四。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失業總人數達四千五百萬以上，其中美國佔一千四百萬人，德國約佔六、七百萬，英國三、四百萬。

三、造成「軍事景氣」。越是失業羣的增大，越減少社會的購買力，這個資本主義籠罩着的社會，便越陷在恐慌的深潭中不能自拔。想要扶起自己，必須打倒人家，為要求在這個已經瓜分過的世界市場第二次重新分割，必須竭力準備新的戰爭。每一資本主義國家都各自拚命製造大批軍用品，這樣在目前還可以使失業人數減少，提高大眾的購買力，所以現在一般帝國主義的國家，在國民經濟長期蕭條中，居然造成了所謂「軍事景氣」，許多製造槍砲、子彈及軍事化學用品、毒氣、碱、硫酸等工業，都在激增着生產量。我們現在不是住在這個「殺人為業」的社會裏嗎？

四、殖民地的攫取。那個自稱為我們的善鄰的國家，佔了我國東北四省，又躍馬跨過

長城，無影無嗅地華北伸了隻黑手進來。意大利空軍的毒氣，打跑了阿比西尼亞的皇帝。希特拉的卐字旗，又飄搖在萊茵河邊。這殖民地的攫取，或許將是帝國主義者最後的晚餐了吧！

三 這是另一個社會

在我們立足的地球上，在這地球全面積的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有着另一種社會，另一個樣式的國家。

當世界經濟顛簸在大恐慌的深淵中，一切資本主義的國家，生產縮減，市面蕭條，農業衰頹，整千萬的國民大衆愁眉苦臉地在失業的厄運中，只有這一個國家，社會的生產力日向前進，一般人民物質生活的享受日有提高。這另一個國家，另一個社會，便是「蘇聯」。

這個我們也稱爲「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它不是一個上帝的神蹟，也不是魯濱遜在孤立的荒島上構成起來的。

社會上無論那一種事情，都有所謂前因後果。我們人類社會的各種生活形式，也有

一定發展的程序，決沒有憑空由一二個天才，任意擺設而成功的。我們所說的蘇聯，它也正從和我們一樣的社會過來。

我們稱爲另一個社會的蘇聯，它是從前俄羅斯帝國的土地上建立起來的。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俄羅斯帝國的國民經濟，受到極度的破壞，在飢餓流亡和被驅迫於炮火下的勞苦大眾——工人、農民、兵士，於一九一七年就怒吼起來，革命起來！他們以武裝推翻昏憤腐劣的統治者——貴族、地主、資本家的政權，他們奪取了國內一切銀行、鐵路、郵電、交通、礦坑和大工業，把全國的土地，無償的沒收，由國家分配給農民耕種。一句話，全國經濟的命脈，都被握在勞動生產者自己的手裏了。

這就成了另一個社會——社會主義的社會。

他們開始爲要應付國外帝國主義國家武裝的干涉和國內反革命不斷的變亂，正當這國內民窮財盡的時候，不得不將全國的財物，尤其是糧餉和軍用品，都要集中在國家手裏。凡是民間有消費剩餘的生產品，也都要被沒收作爲戰爭的費用。

等到內亂與外患稍稍平定以後，他們又必要在革命血戰過的廢墟破礫上和飢荒大疫的災區上，從事經濟的建設，爲要鼓勵增進生產，於是就實行新經濟政策。這個政策主要的宗旨就是利用私人資本和外國資本，採取租讓的形式，國家有管理、支配與監督的權力；恢復小商人的買賣自由，使農民因有了買賣的方式激勵他們增進生產。這個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在利用一部份私人資本，加強國家經濟力的發展，同時國家握有着全國勞動者所共有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在對私人資本統制的過程中，打開廣大發展的前途。這樣到一九二八年蘇聯的經濟，不但恢復了一切革命與災荒的破壞，更超過了大戰前的水平線。

當然，這個政策，不是一個理想的政策，不過要從落後的國家裏迅速地在**大破壞**中恢復和發展。要打破國際的封鎖，這卻是一個必需的階段。也只有像蘇聯那樣的國家，才能靈活地運用這個政策，不會做外國資本和國內私人資本的俘虜。

蘇聯政府，它承受了俄羅斯帝國所遺留下來幼稚的工業，和世界上技術最落後的

農業，它爲要提高一般人民物質生活的程度，必須努力於生產建設，也不得不把國民經濟的組織加以澈底的改進。所以接着新經濟政策之後，就產生了世界聞名的五年計劃，也就是我們人類經濟生活歷史上，踏入了一個新的時期——計劃經濟。

四 什麼叫做計劃經濟

親愛的少年讀者們！你們也許以為計劃經濟是現在最時髦的名詞吧。的確在許多報章和雜誌上，一般名流學者，他們會說美國羅斯福總統的「復興政策」是一種計劃經濟，他們也會把我們東鄰的軍需工業的備戰狂，也稱為計劃經濟。同時，我們國內那些學時髦的政客，他們也風起雲湧地創立了什麼「三年建設計劃」和「農業十年計劃」，好一個計劃經濟的時代呵！

本來在世界經濟總危機的侵襲之下，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組織，都受到致命的威脅，每一個資本家都想逃避這個危機。巨大的壟斷資本，更要發揮其共同縮減生產數量，規定市場價格的作用。所謂在計劃經濟的名義之下，企圖取得他們如意算盤的利潤率。可是盲目生產，是資本主義的本性。每一個資本家，都互相欺騙，互相競爭，根本不能

有一個整個統一的計劃，也根本不能產生一個能徹底奉行的計劃，壟斷決不能從根消滅競爭。同時，對於國民經濟的各部門沒有詳細精確的數字統計，沒有建立各部門嚴密的組織，那末一國內的生產與分配，就無從計劃起，那裏還配說計劃經濟！至於一個沒有獨立自由的國家，也要實施計劃經濟，那更是海外奇談了！

所以我們要知道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必須具有下列的先決條件：

一、這一個國家一定要把國內所有的土地、工業、銀行、交通、商業等凡是國民的經濟命脈，都在國家手裏。因為這樣，纔能除去了商品的生產社會性與私人佔有性的矛盾根源，纔能消滅生產的盲目性。

二、這個國家的一切權力，必須握在從事生產的勞動大眾的手裏。因為只有這樣，纔能供每一個生產者自己明瞭國民經濟的繁榮，都要歸勞動者自己享受，不為別人作牛馬。纔能自覺地發揮勞動的興奮，能徹底完成國家的計劃。

三、這個國家內每一個經濟領域，每一個生產部門，都有單獨的組織，有強力集中的

指導機關，這樣在整個經濟體系中，對於生產和分配，纔能產生精確的計劃與靈活的實施。

無疑，蘇聯是具有上述條件的，我們現在就看蘇聯怎樣進行它的計劃經濟。

蘇聯當實行新經濟政策時期，已開始這種計劃經濟的初步工作。我們一提到蘇聯的計劃經濟，不能忘記了成立於一九二一年二月的這個「國家計劃委員會」(Gosplan)所演角色的重要。

這個委員會中大多數委員，都是工程師、經濟學家，他們專門從事於全國經濟計劃的研究和一切統計的編製與審查。

把這些紙上計劃，領導着全國的產業部門，去訓練和監督計劃的實施的，即是「全國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

國家計劃委員會的成立，最先只製定了一個以電化計劃為基礎的單獨的經濟計劃，同時又開始每年度的經濟計劃。

到一九二二——二三年，它提出了可能實施實業計劃的原則，和製定出口計劃，恢復災區計劃。

國家計劃委員會的組織，本屬國防勞動院之下，因活動能力與地位的重要，它成了政府的中央顧問機關。關於重要的經濟和技術改革方案，它可以向政府提供意見，以它的職權，漸漸擴大，使全國政府上下級的計劃機關，都要受它的指導和節制。

一九二五——二六年它造成了一種「統制數字」，這是一個包括多方面的經濟計劃：製定各種工業和農業的生產量，市場流通的貨物量，價格的運動，商品的出入口量，勞動率與工資，建築與運輸，貨幣週轉與信用等詳細數字。

接着它開始編製總的國民收入統計，以及規定國家企業與社會合作企業對私人企業的限制與排擠的計劃，直至一九二八年，才產生了第一個大規模完善的五年計劃。社會生產力的向前邁進，統計工作的日益週密，計劃經濟就一天天地擴大與充實。正唯蘇聯是勞動者自己的國家，他們知道國家生產力向上猛進便是自身物質生

活不斷地改進。所以每一個勞動者對計劃經濟都有熱忱的擁護，他們自覺地爲表現勞動過程中創造的英勇，有所謂「社會主義競賽」和「勞動突擊隊」，使得第一個五年計劃，竟在四年內完成。

目前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他們在國內又高呼着「斯達哈諾夫運動」，就是說每一個勞動者，不僅爲一簡單的工人，並且要會處理最進步的勞動技術，纔能創造人數歷史上勞動能力的新紀錄。

蘇聯工業化的計劃，已從原料輸出改變爲機器輸出的國家。它已經把最守舊最落後的零細的農業經營，改造爲大規模的集體農場。因爲只有在大規模的集體農場之上，纔能迅速地完成農業電化的計劃，纔能維持工業與農業平衡的發展。

在整個計劃經濟之下，有意識的合理的生產與分配，國民需要大量的消費，只有繼續努力增加生產。大家有了更多的生產，大家就獲得了更多的消費，這不是就要到了「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會嗎？

五 中國經濟的現狀

我們中國現在還是資本主義沒有發達的國家，所謂勞動者靠着自己所有的勞動工具，師傅和夥計學徒們一塊兒勞動着的手工業生產，和帶着自己一家老小在自己的土地上或別人的土地上耕種着的小農民，在我們國民生活的樣式上，還佔着重要的部份。可是各大城市中，已有不少新式的機器生產的工廠，僱用着大批無產的勞動者。

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我們稱爲半殖民地，是因爲我們並不是像印度和朝鮮那樣，只有一個主人；凡是世界上幾個強大的帝國主義者，他們都有權來管轄我們。他們或是合夥兒的實行軍事、政治上的干涉，或是明爭暗鬥地企圖霸佔市場。我們中國自己資本所建立的新式工業，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帝國主義者自己都忙於戰爭當中，稍有點抬頭，可是一到戰爭終了，這個剛發芽的中國民族工業，就被摧殘得體

無完膚了。

帝國主義資本的力量，握住了我們中國國民經濟的命脈。我們先說國家財政吧，政府每年的總收入有百分之五十，是關稅。中國的關稅，名義上雖已自主，可是對各貨徵收稅率的高低，仍要經過各帝國主義的協定；而況這百分之五十的關稅收入，每年卻要去償還外債的本息，這些外債大部份都是從前在他們砲艦威脅下所迫訂的軍事賠款！因此，我們國家的財政便日就窘迫下去，但爲了應付日趨膨大的國家需用，只有「債上舉債」或是向自己的人民頭上「稅上加稅」。

我們中國的鐵路，大都是外國資本造的。至一九三三年止，平均每里鐵路所負的外債，竟達十五萬元之鉅。我們中國的航業，也幾乎全由外資包辦，在我們中國的航路上，商輪的數量：英國佔一百艘，共約二十六萬餘噸；日本佔三十五艘，約七萬五千噸；其他美法等計七艘，約五千噸；總計在三四十萬噸左右，內河輪船共有四十萬噸，而大部份都是五千噸以上的新式巨輪。我們中國自己呢？航輪的總數，雖有五百十二艘，噸數則只共三十

八萬噸，且二千噸以上的輪船，卻只有四十艘。所以我們的航業，只有仰他們的鼻息，哪裏夠得上能與他們抗衡呢！

我們再看帝國主義在中國銀行方面的力量吧。我們全國華商銀行的實收資本，在一九三三年終約爲二億六千五百萬元，可是據一九二五年的統計，中國國內二十四個主要的外商銀行，他們實收的資本，達六億四千七百萬元。我們再就存款的數量來說，國內一百家左右的銀行和信託公司存款總額爲二十七億以上，可是一九二五年二十四個外商銀行的存款總額卻有四十九億五千萬元！

我們中國的新式工業，大概要算紡織業最露頭角吧，可是在這一部門，外資的勢力，也壓得我們無吐氣的餘地。日本的資本，已佔了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以上，英國資本約佔百分之七、八，我們所謂民族資本，僅佔百分之四十左右。我們若再就紗錠和組織規模上去比較，那是更有愧色。

加以最近幾年來，世界經濟發生空前的大恐慌，各帝國主義者要想把這恐慌的損

害轉嫁到國民大眾的身上，利用中國的協定稅率，甚至公開的強迫「走私」，把一切過剩商品，在中國市場上傾銷。使我們中國的工業，無力與之競爭，遂相率倒閉與被併，更形成國民大眾極度的貧乏。

我們中國的農業，還沒有完全資本主義化，全國耕地面積的百分之三十，為不耕田的地主所佔有；約有百分之十的僱農，沒有自己的田地，被人家僱用而出賣着勞動力；佔農村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的佃農，每年要把收穫量百分之六十以上，交給他的地主。再加自外國資本侵入農村以後，價廉物美的洋貨，代替了一切農村裏自己的手工業副產品，使農村日漸依賴市場，而使這些在飢餓線上的中國農民，即便自己要維持生活的農產品，也不得不拿到市場上去出賣，可是往往賣出的錢，還不能抵償成本。此外還有什麼高利貸、苛捐、重稅以及水、旱、兵災的壓迫，於是促成中國農村的破產，陷於萬劫不復的地位。

六 中國的出路

親愛的少年朋友們！我們現在把經濟學講到最後的一課了。

同樣，我們目前中國民族的生命，我們中國人民大眾的生活也在上着「最後的一課。」我們且睜眼看看這「世界的中國」吧，國力的衰弱，國民經濟的崩潰，使得一般勞苦大眾天天在飢餓線上蟻伏着，過着非人的生活，在痛苦流離中賣妻鬻子，吃草根樹皮。我們如果自己再不努力振作，起來打破現狀，便只有死路一條了。

的確，我們中國國力衰頹，民生凋敝也不是今天一天的事情，是已有好年代了，不過現在是到了山窮水盡，轉頭無路。雖然我們國內比較開明的有目光的知識份子很早很早就提出了「實業救國」的口號，直到最近，還有許多大學教授們在喊「工業救國」，而國依然沒有得救。不錯，要一國富強必須提高國民的生產力，採取機器生產，把大量的

資本投到各種工業上去，況且我們的土地中，有無限的寶藏——礦產，有各種豐富的原料，我們有整千萬的勞動者，這些都是現成的條件，我們爲什麼不從這方面找出路呢？幸得很！當我們喊出「實業救國」的時候，外國帝國主義的資本，已奪取了中國經濟組織的領導權，無論在礦業、航業、棉業、銀行、海關……等都在他們的掌握中，同時他們還利用自己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內封建思想和勢力，煽動這些勢力起來阻礙中央政府的統一，更找機會煽動內戰，藉此使中國政局混亂，取得極低廉的原料與勞力，使中國政府的自身，藉舉債增稅度日，那裏還有資本去開發實業呢！一些所謂民族資本家，一方面因資本與生產技術，根本不能和外資在市場上競爭，另一方面因政局不安，捐稅奇重，也不敢相率投資。所以我們看到現在中國的民族資本大都是極畸形的發展，集中於租界上的地產投機和對政府的公債買賣。我們所喊的無論「實業救國」或「發展工業」等口號，也終於變成了空論。

最近幾年來我們又聽到另一個新的口號了，就是「復興農村」。誠然，我們中國有

四萬萬同胞，其中大約百分之七十是住在農村裏的，如果農民生活不改良，根本就不能改良中國的經濟狀況。我們中國是以農立國的，可是近年來天災人禍交迫之下，自己國內生產的糧食，還不夠自己吃，甚至於種田人家，也要吃「碎西貢」，洋米的輸入，佔進口貨的第二位，這不是中國的致命之傷嗎？當然，我們要復興農村，首先必須防禦水旱災荒，作全國大規模的導河造林工作，以我們國家財力的貧乏，那有大批資財去治河，如果說禁止山農濫伐森林，但農民們日常需要的迫切，仍然是到處濯濯的童山。

我們也看到在復興農村的口號下，有許多中國的銀行家，也高唱「資金歸農」，把大量的資本投放到農村去，有的經過地方當局的介紹，有的直接貸放給合作社。但我們看到，那種辦合作社的人，和能得到銀行信任的人，大都仍是鄉村中活動的紳士，農民們借到銀行的錢，要經過擔保和抵押的手續，或訂有農產買賣的條件，實際上比從高利貸那裏借來的也便宜不了許多。至於改良農業技術，採用機器生產，固然很對，但以中國農民普遍的貧困，農村人口失業的增加，勞動價值的低廉，即使用新式機器來從事農業，還

不如僱人力來得便宜。我們也看到有些資本家，開辦了新式的農場，購買美國的農業機器，應用科學的管理，結果是把機器擱起來，仍舊僱用人工甚或關門大吉，難道這不是一個滑稽的插話嗎？

再說，這幾年裏面，中國有幾個省份如江蘇安徽浙江等，也着實有過豐收的年成，但一般農民生活仍覺得一點沒有改良。因為豐收的年頭，正當世界經濟大恐慌時代，外國資本主義國家，把過剩的商品（美麥與洋米均在內），到中國市場上來傾銷，使一切商品的價格都暴跌下去。所以農民們雖然在豐年收穫了二石麥子，可是賣不到往年一石麥子的錢，這真使胼手胝足的農民，哭笑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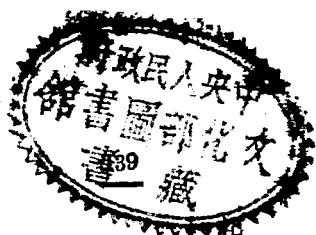
少年朋友們！難道我們中國的國民經濟生活，竟陷於無可挽救的絕境嗎？不，決不如果我們看了一般中國經濟的現狀，我們就可以找出使我們經濟狀況陷於絕境的有兩個主要的痛恨：一，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二，國內封建制度的束縛。

我們為要求改善國民一般的生活，必須使社會的生產力有自由發展的機會；要增

進社會的生產，使資本能順利地從事生產事業，必須推翻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而同時也必須改革中國現存的土地關係，因為這種舊有土地關係的存在，如高額的地租，苛重的捐稅，永遠使中國農民大眾伏在飢餓線上不能抬頭。中國的面前便橫立着兩大敵人：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

這兩個大敵是互相密切地勾結着的。半殖民地國家財政的困難，國民負擔的加重，高利貸的盤剝，在整個國民經濟崩潰之下，帝國主義國家才可以購取極廉價的原料與勞力去維持他們自己國內被經濟恐慌所擊襲的危機。而封建殘餘也依靠他們而苟延殘喘的生命。

少年朋友們！我們要求民族的生存，我們要求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我們只有自己起來打開這個絕境！



少年經濟學講話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月初版
民國三十三年二月三版
每冊定價國幣一元四角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代表人 范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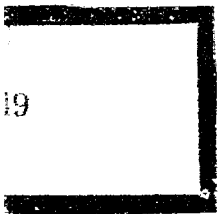
著作者

崔尙辛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25

B



19

